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七十七

金文詁林補

第五册
卷九、十、十一

周法高編撰

金文詁林補

周法高



頊

榮侯鼎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五一頁頊字下收榮侯鼎。

𩔁

顏 衛鼎乙〈X338〉

周法高曰：「說文卷九上頁部『顏，眉目之閒也。从頁彥聲。𩔁，籀文五姦切。』衛鼎乙此字从首，與籀文合。衛鼎乙顏為人名。古文字類編一三八頁顏字下收衛鼎乙。今據補。古文字字形表作五祀衛鼎，應作九年衛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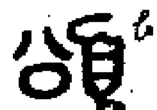
「隹伯𩔁（顏）林」〈X338〉「戎舍𩔁（顏）陳大馬兩」〈X338〉「舍𩔁（顏）有嗣（司）壽商圝裘」〈X338〉「舍𩔁（顏）𩔁（顏）下」

皮二」





頌　匕經典通作容用禮衛大史 四曰和容鄭注与頌同 頌鼎〈0674〉





頌簋〈28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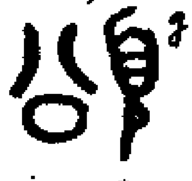


頌壺〈28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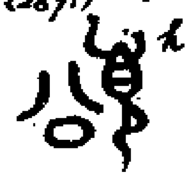




史頌簋〈1356〉



史頌盤〈2891〉



史頌匜〈2951〉



蔡侯盤〈2923〉

白川靜曰頌說文見也从頁公聲重文錄籀文一字字从容聲傳曰鍇曰此容儀字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通作頌後人因爾亂之定以此為歌頌字然今世間詩本周頌亦或作訟以為籀文之字形尚存古意然金文之字形無从容者……金文之字皆作頌蓋其初形也字示於公廷祭祀祝告之意象公非聲符也謂公宮公廷也祀祖靈之處曰公公為表示其場

所之象形字受祀於該處者亦曰公又哀訴於祖靈曰訟說文訓訟為爭也又一作一曰歌訟而頌與歌訟之義相近段注曰

「訟頌古今字古作訟後人假頌皃字為之」

蓋以其聲而言者然訟又示其祝禱之皃者頌也頌詩正如王國維所言配合廟祭之儀節而奏者也分其聲容而言則為訟頌然訟有哀訴之意頌有稱頌之意因其儀禮之目的而不同者也兩字蓋早已分歧金文中已見兩字訟用為訟獄之字頌則合祭禮之舞容儀容而用之然並非自从容之籀文之字形而導出舞容之說而是从頁之字形頁字乃多指廟中之儀禮或神事之際之儀容之字也是則頌乃於祀祖靈之公所舞樂而祀之之謂也因而為頌德之意其詩則稱為頌說文新義卷九上一八一一—二頁又一八一七—一八一八頁林潔明譯

之于省吾曰「頌」謂「頌美」。「商」指《詩．商頌》言之。「霝頌託商」，文為四言所限，故有省略。意思是說，依托《商頌》那樣的頌揚詩體，以善頌吳王。古人曾謂魯公子奚斯作《魯頌》（韓詩說），宋正考父作《商頌》。《禮記．樂記》的「恃直而慈愛者宜歌商」，鄭注：「商，宋詩也。」《魯頌》《商頌》都是歌頌功德的最好詩篇，故漢人猶相沿引述。例如：《楊統碑》：「庶考斯之頌儀」（「考」謂「正考父」，「斯」謂「奚斯」）。《張遷碑》：「奚斯讚魯，考父頌殷。」這樣的例子常見于漢碑，今不備舉。《後漢書．曹褒傳》：「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說文》：「詠，歌也。」「歌詠」猶言「歌頌」，總之，「霝頌託商」這句話，與上下文語意相涵，係蔡侯勸「大孟姬」善于頌美吳王之意。（古文字研究第四七頁，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蔡侯盤「霝頌託商」[下頁]）

唐蘭曰「關于農業經濟，𤼈鐘說「周公舍宇，以五十頌處」，頌等于十個方里（頌當即通，司馬法「井十為通」，頌與誦同音通用，誦與通均从甬聲）。五十頌是五百個方里、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一夫百畝，就有四千五百個農業奴隸。比之「有田一成」只有一百個方里的是五倍，但比「方三十里」的九百個方里（「有田一成」見左傳哀公元年，「方三十里」見詩噫嘻）就已顯得少了。在當時，大概是一個中等奴隸主」（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〇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𤼈鐘「以五十頌處」〈9331〉

裘錫圭曰「同窖所出的𤼈所作的76FZH1:6·13號簋銘說「覭皇祖考司威義，用辟先王」，同人所作的76FZH1:9·10號鐘銘說「丕顯高祖、亞祖、文考克明厥心，疋尹叙厥威義，用辟先王。𤼈不敢弗帥祖考秉明德，𦣞恪夙夕，左（佐）尹氏」，疋有輔佐的意

思(看考古學報一九五六年三期九六頁)。痶所輔佐的尹,無疑就是痶所作的[illegible]
[illegible]號壺銘所提到的作冊尹、上引銘文說明微氏家族的正式職務是輔助史官之長管威儀。

古代所謂威儀也就是禮容。新書的容經和禮容語講的都是與威儀有關的事情。容經還專門談到什麼叫威儀,怎樣算是有威儀。史記儒林列傳「諸學者多言禮……于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容貌之容,本字當作頌。說文「頌,皃貌也,从頁,公聲。」漢書儒林傳記徐生之事,就把容寫作頌。蘇林注「漢舊儀有二郎為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這個注清楚地說明威儀和頌是一回事。古代威儀的條目是很多的,禮記中庸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記禮器、漢書藝文志等都有類似的說法,禮記正義說,所

以三千旨其履行周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見禮記大題下

由此可知鐘銘的「以五十頌處」就是掌管五十種威儀的意思，盤銘「俾處甬」的甬沒有問題應該讀為頌。處字的用法跟處官的處相同……

史記殷本紀說武王伐紂勝利後「表商容之閭」，索隱引鄭云云。「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台」，那末在商代便已經有掌容之官了。西漢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漢書儒林傳蘇林注引漢舊儀還說「天下郡國有容史」，這些都是掌容之官。微氏家族便是西周王朝的容官，他們掌管的頌只有五十種，中庸等書則說「威儀三千」，數字相差懸殊，這大概是由于後代威儀的條目分得比較細，不過微氏家族掌管的五十頌也很可能只是西周時代威儀的一部分。

《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

八十二九頁史墻盤銘解釋與鐘丙組」吕以五十頌處」(331)

張政烺曰「周初由一個小邦迅速變成大邦發展很快作邑很多留下的文獻記錄也不少毛詩大雅緜敘述古公亶父由豳遷岐時的景況說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可見周人選擇居住點營建房屋先要占卜史記周本紀記載此事說

(古公亶父)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于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

居之.

邑別居之是說分成許多個邑以安置他們當時古公的威望高避難而歸附的人多在茫茫周原上分別作邑很多作邑以先占卦也詩大雅文王有聲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鎬京位于現在的張家坡不遠的灃河以東一帶這是說周武王經營鎬京也要占卜尚書召誥記載成王時欲宅洛邑使召公先往視察說.

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尚書洛誥記載周公繼往視查說.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周公曾選擇過黃河以北的黎水附近，卜之不吉，放棄了。乃卜澗東瀍西洛水附近，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這就是現在洛陽縣城以西的王城公園一帶。周公又卜瀍水以東即漢魏故城一帶，將定下都遷殷頑民，也靠洛水吃飯。根據這些材料知道周初營建周原，豐鎬、洛邑等地，都是先選擇地點，再通過占卜，來決定的。當時在這些大邑附近要營建許多小邑以安置歸化和殷遺民，使聚族而居。其族長皆有官職。周禮春官莖人鄭玄。

掌三易以辨九莖之名……一曰巫（莖）更（更謂莖遷都邑也）

賈公彥疏：此遷都，謂公卿大夫之都邑。鄭志記載鄭玄答趙商問說：

此都邑比于國為小，故莖之。若武王遷洛，盤庚遷殷之等則

卜故大卜有卜大遷之事。參考皮錫瑞鄭志疏證卷四。

孔穎達毛詩正義衛風定之方中更申論之，以為然則都邑則用筮，國都則卜也。作邑曾經占過卦，用卦名來稱呼新邑，是有可能的。這不是妄想，銅器銘文中便有證據。除中鼎外，一九七六年陝西扶風莊白西周一號青銅器窖藏中發現的微史家族銅器群也可以說明這一點。其中的史墻盤銘：

雩武王既𢦏殷，微史剌且迺來見武王，武王則令周公舍寓于周，卑處甬。

㾏鐘銘：

雩武王既𢦏殷，微史剌且迺來見武王，武王則令周公舍寓以五十頌處。參考文物一九七八年三期一—三四頁。史墻盤見十四至十五頁圖二一、二二，㾏鐘見十二頁圖一八。

這兩段銘文的前幾句相同，意思是當武王打倒殷時，微史的

烈祖乃來見武王，武王就命令周公給他們居住的地方。史墻和𤼷大約是父子，在恭王懿王之世，距武王已過百年，敍述他們的先人歸附武王的經過，當是根據家傳的文獻，故大致相同。僅盤銘于周卑處甬五字在鐘銘作以五十頌處之字不同，而含義又必定相同。這裏處字甬器皆見，是居住之意，甬和頌字音相同，可以通假，而鐘銘言五十頌，知甬不是地名。舍寓是給地方住，五祀衛鼎銘：適舍寓于厥邑（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二八頁圖一五）和舍寓以五十頌處用法相同。卑處之語見舀鼎銘文第二段說卑處厥邑（兩周金文辭大系錄考釋考釋九七頁）意思是使他居住那個邑，可見頌字甬字都與邑相當，甬就是頌。周禮春官大卜鄭玄注：

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頌謂繇也三法體繇之數同其名占異耳）

又周禮春官占人鄭玄注

掌占龜（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于長者）以八筮占八頌（謂將卜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于龜占也）以八卦占筮之八故（謂八事不卜而徒筮之也）以眡吉凶

周禮所說的頌就是繇是一種歌謠的體裁用來解釋卦的吉凶類似後世術士的口訣或藏詩周易中的卦辭就叫作繇左傳閔公二年成風聞成季之繇杜預注繇卦兆之占辭韓愈南山詩或如龜坼兆或若卦分繇亦指周易的卦辭周公卜法考古說審看下卦歌頌次定吉凶則稱頌字其頌有十六個皆四言八句類似歌謠一個卦有一個頌反過來一個頌可以代表一個卦這應當是沒有問題的而在史墻盤瀕鐘銘文中頌字的位置卻相當于邑可見邑是以卦為名的那麼瀕鐘以

五十頌處是說給了他們以卦為名的邑。史墻盤于周卑處甬是說要他們居住在周原新建的邑之內。這裏的五十頌是華五十號頌或五十個邑，可惜還不容易考出來。微史家族銅器群的銘文上常見䑣如折斝、折觥、豐尊、豐爵等當是他們的族徽，瀕還上也有可見中周時尚頑強的保留着，也許因為宗派不繫衍，無分封之事，以卦為名的邑在族徽中竟未出現也。（考古學報一九八〇年第四期四一〇—四一二頁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

陳世輝曰：與牆盤一同出土的瀕鐘在記載這段史實時和盤銘互有詳略，現比較如下：

武王則令周公舍國于周卑處甬（盤銘）

武王則令周公舍寓吕五十頌處（瀕鐘銘）

很明顯，舍寓即舍國于周的省略，處就是俾處甬的省略。因此盤銘未記的吕五十頌應當據鐘銘加以補完。吕字同以，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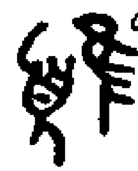
十頌是什麼意思唐蘭先生說頌等于十個方里五十頌是五十個方里這里我也試提出一種解釋以五十頌的頌不必改字就讀作詩經釋頌的頌這個頌字和詩經周頌的頌字意義一樣周頌的頌字是什麼意思這可用周頌清廟之什為例來說明禮記文王世子說天子視學登歌清廟毛詩序維清奏象舞也國語周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清廟維清昊天有成命都是清廟之什的篇名由此可見頌的用途廣泛形式多樣歸納起來不外是周朝天子舉行各種典禮時所進行的藝術表演這有帶伴奏的引吭高歌也有粗獷的化妝舞蹈等等另外從周頌來看這種東西大致以十個算一組稱為一什根據這些材料我們認為五十頌就是五十個節目或五組節目以五十頌的以當因字講就是說因為五十頌武王把散牆的

烈祖留在周廟在當時外族朝周的頌揚活動是否可叫頌呢詩臣工之什有客篇毛詩序說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可見外族朝周時所參加的典禮和表演的文藝節目是可以叫做頌的『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四三五頁牆盤銘文解說』武王則令周公舍圖于周』〈901〉

周法高曰『裘錫圭解頌為禮容』以五十頌『處就是掌管五十種威儀的意思語頗牽強不可從張政烺以為頌與史墻盤『俾處甬』之甬相通甚是惟解頌為卦之繇詞則非頌與甬皆假作鄘金文作𩫏余於卷七〇八三甬字條及附錄下三〇七號皆有討論可互參陳世輝說與裘錫圭說相近亦不可通』

<2331>

「武王則令周公舍寓邑以五十鄉處」



饋 毛公鼎 毋饋于政 <0680>



沈子簋 沈子它饋褱多公能福 <4371>

b 白川靜曰饋于陳氏等以為乃从鳥之字然大系文錄則以為即饋緬之義也蓋為眷之初文也因父考之德我沈子也受祖靈之眷懷而得多公之惠福之意也眷懷讀作被動式(金文通釋第十五輯二〇頁七八也)段林潔明譯 <4391>

1187 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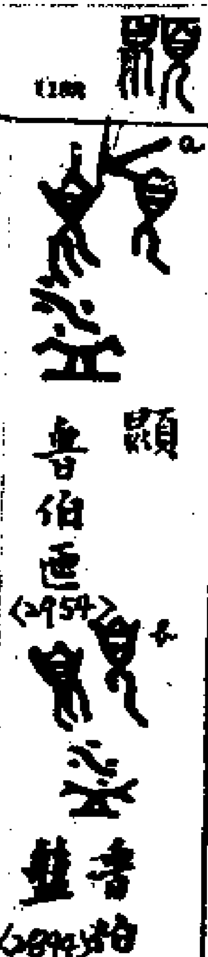
a

𩑈 碩

弔碩父甗
<0878>

<又151>
「用乍作朕皇考弔叔碩父障尊鼎」

2439 (9-1187)



黑光・朱捷元曰「天君事使遣事使顯」顯即說文沬字古文作頮內則作靧說文訓為洒面漢書律曆志注沬洗面也銅器中盤匜多作媵器為女子出嫁之盥洗用具其銘文常作顯盤匜此句意即天君命遣使諸女奚妝洗（考古一九七七年一期七二頁陝西長安灃西出的遣盉）「各(?)司台寮女寮奚迭垂天君事使遣事使顯」（2295）〈2296〉「天君事使遣事使顯」



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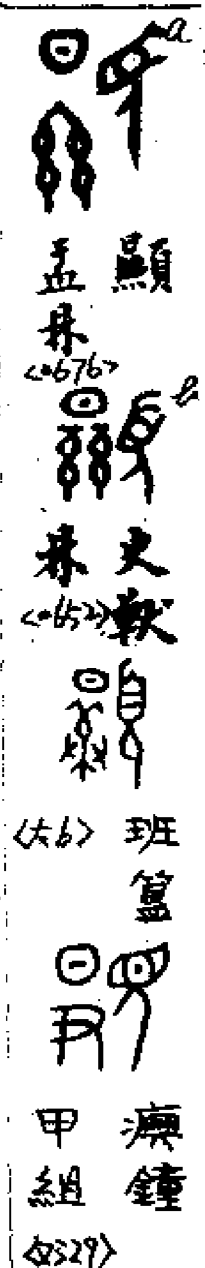
何尊 ⟨2294⟩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四八一頁順字下收何尊及宣和博古圖卷二二第十七頁於賜鐘



按唐蘭何尊銘文解釋（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一期六〇頁）「順」訓「我不敏」。說文卷九上頁部：「順，理也，从頁从川，食閏切。」唐氏讀何尊之順為訓，是也。古文字字形表三五三頁順字下亦收何尊。

⟨2294⟩「順」訓「我不敏」。



白川靜曰：說文：「顯，頭明飾也。㬎聲。」用為明顯之意，而不見有用為頭飾之義之例。段注曰：

「飾者，妝也。女部曰：『妝，飾也。』是也。頭明飾者，冕弁充耳之類。引伸為凡明之稱。按㬎謂衆明，顯本主謂頭明飾，乃顯專行而㬎廢矣。日部㬎下曰：『古文以為顯字。』由今假顯為㬎，乃謂古文假㬎為顯也。此古今字之變遷，所必當深究也。」

則以㬎顯為古今字，故㬎聲亦為形聲兼會意者也。通訓定聲以為訓作明飾也，而以字為會意，與段注同，以為㬎乃會弁充耳之象。然文源則曰：

按顯訓頭明飾無所考。說文：「㬎，衆微杪也。从日中視絲，古文

以為顯字日中視絲正顯明之象廣雅釋詁四顯明也象人
面在日下視絲本難視持向日下視之乃明也

淵源亦有同說然若為視物之象則應从見而無从禮覲之頁
之理然所从之日从金文之揚字字形而言恐為玉之象也絲
乃御字字形有从絲者蓋御祀等所用之系之類者也大豐段
之顯字字形正从其形可視為與我國之白香之屬相似蓋乃
用束麻之類者也置玉於白香之上以之為神明之象而拜之
其象蓋顯字也字亦有以尹代日者尹為執持神之憑依之咒
杖之形又有以尹代絲之形也段銘字作持尹涖絲之禮容之
人之形皆為與顯字聲義相通之字然顯用為丕顯之語覲則
用如覲命覲叔覲亦有从頁作之字形據此兩字言之則字非
形聲亦非日中視絲之象左字為其儀禮之所用右字則為表

示拜跪之之象也」假借義證舉詩大雅假樂顯顯令德中庸作憲憲之例。然顯顯之字金文作㬎，書泰誓天有顯道亦同。蓋同系之語。然金文中顯與㬎用字上有所區別。不顯之語詩經習見，今讀作反語，金文之不顯與丕顯之義相同。說文新義卷九上一八三三—一八三四頁林潔明譯

孫稚雛曰：「諸家多將『丕顯考文王』一句屬上讀，白川靜以為事喜上帝乃文王之事，與猶鐘『先王其嚴在帝左右』、宗周鐘『先王其嚴在上』、叔夷鐘『康=成唐，又嚴在帝所』等相同。文王事喜上帝，是說在帝之左右，因此下句直接承此而續以『文王臨在上』。

稚雛按：衣祀之衣，若如陳氏所說，是指遍祀先王，則此處『丕顯考文王』確不應與上文連讀。庚嬴鼎『王客口宮衣事』也是說在

某一地點舉行祭祀。」（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一七二—一七三頁。）
天亡簋銘文滙釋）

孫稚雛曰：「楊樹達曰：『丕顯王謂文王，上文云不顯考文王，故此亦以不顯稱之也。』于省吾曰：『顯謂昭顯，詩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是說文王死後為神，昭顯于上天，考之稱顯考，或昭考也。』即此意。」（關于天亡簋銘文的幾點論證）陳夢家說：「不顯不肆是作器者所以美稱時王（即武王）。不顯王乍省說武王以文王為典型。大誥曰爾克遠省，爾知文王若勤哉；大盂鼎曰雪我其適省先王；𪇳鐘曰王肇適省文武，凡此省或適省，義為遵循」（斷代一，一五三頁）

稚雛按：本銘凡提到文王時皆直書文王，所以這裡的「丕顯王」和下面的「丕肆王」都應該是指武王。金文中凡提到先王的，大

多寫出名號（或稱「先王」），而對時王則只稱王。殷滌非說，「文王監在上」指文王，「不顯王作相」指武王，「不肆王作虎」指成王，「不克王衣王祀」指康王。據此排列，則知大豐殷乃殷祀以文王為首的以下武、成、康諸王，時其助享之臣工所作之器。（試論「大豐殷」的年代）這種說法頗難令人置信（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一七三頁天亡簋銘文匯釋〈1379〉即大豐殷」

〈又5〉「不顯文武受令命」〈又21〉「旋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命」〈又52〉「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又98〉「丕顯文武」〈又98〉「克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又284〉「衛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又300〉「即敢對揚天子不丕顯休」〈又309〉「對[昜丮]揚天子不丕顯休令命」〈又318〉「不丕顯高且亞且」〈又335〉「𠭯敢對[昜丮]揚天子不丕顯休」〈又339〉「𠭯敢[昜丮]揚天尹不丕顯休」〈又340〉「此𠭯敢對[昜丮]揚天子不丕顯休令

命」〈0517〉「不敢敢顯天子對揚休」〈06〉「允才哉顯」

[a]

首

沈子簋〈397〉

[b]

〈349〉遹簋



師觀鼎〈X298〉



師旋簋甲〈X21〉

〈X1〉「殺拜頧首。」〈X4〉「師㝨拜頧稽首。敢對揚天子休」〈X5〉「訇

頧首。對揚天子休令命」〈X8〉「幾父拜頧首。」〈X21〉「獲拜頧稽首。

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命」〈X52〉「𤸫拜稽首。」〈X151〉「山捧拜頧稽

首。受冊佩以出」〈X197〉「永捧頧首。對䚄天子休命」〈X226〉「丕[illegible]

拜頧首。敢揚王休」〈X292〉「拜手頧稽首。」〈X298〉「[illegible]捧拜頧稽首。」

〈X320〉「[illegible]拜稽首。對揚王休」〈X326〉「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X335〉「

咏黃[illegible]䌛[illegible]衍頧稽首」〈X339〉「公臣捧拜頧稽首」〈X349〉「或捧

拜頧稽首」〈X345〉「或捧拜頧稽首。」〈X351〉「卞子或捧拜頧稽首」

〈X369〉「[illegible]楚弭白師宋拜頧首。」〈X484〉「口口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

」〈X496〉「𦸸拜稽首。」〈X541〉「王臣手頧稽首。」〈X546〉「拜頧稽首曰」

䭫 从頁字重見 <1370>

不从旨

今从頁 <1377>

經典通作稽

「𤼈拜䭫首」<X4>「師𩛥拜䭫稽首敢對揚天子休」<X5>「訇

䭫<X1>首「對揚天子休令命」<X8>「幾父拜䭫首」<X21>「族拜䭫稽首

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命」<X151>「山拜䭫稽首受冊佩以出

」<X197>「永拜䭫首對揚天子休命」<X226>「不㫚拜䭫首敢揚王休

」<X292>「拜手䭫稽首」<X298>「𩒨拜䭫稽首」<X301>「恒拜䭫稽」

」<X325>「𤼈拜䭫稽首對揚王休」<X336>「拜䭫稽首敢對揚天子休」

<X335>「朱黃衛鑾衛拜䭫稽首」<X339>「公臣拜䭫稽首」<X3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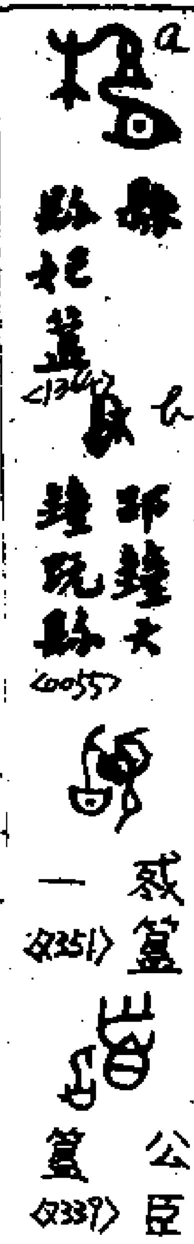
「𢦏拜䭫稽首」<X349>「𢦏拜䭫稽首」<X351>「乃子𢦏拜䭫稽」

首」<X369>「周楚弭白師宋拜䭫首」<X486>「口口拜稽首敢對揚天

子休」<X496>「董拜稽首」<X541>「王臣手䭫稽首」<X546>「拜䭫稽首

2875

2447 (9-1195)



a 白川靜曰縣字从來釋作梢稽等然奇觚隸定之為縣曰

說文縣从系持県県為倒首即梟斬字古文縣从首系木形

義為備小篆省木故世無識此梢者

字又見于叔夷鎛許子鐘孫詒讓以其地比定為鉅鹿奇觚則

以縣為姓氏曰

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縣成父孔子門人見史記心源按禮

記檀弓有縣賁父縣子瑣又云縣氏之廟是也

據路史則縣氏為康叔之後然則乃出自周室之族也（金文通

釋第十七輯一一六九—一一七〇頁八八縣妃段林潔明譯〈4364〉

a 

須 𩑯盂生盨 <0420>



伯多父盨 <0481>

于省吾曰：「甲骨文而字作𦓐、𦓐、𦓐等形。唐蘭說：「余謂是而字，作𦓐者即𦓐之變。說文，而頰毛也。」（天考八〇）按唐說是對的，但僅識而字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則而也即古須字。說文：「而，頰毛也，象毛之形。周禮曰，作其鱗之而。」段注：「禮運正義引說文曰，而，須也。」承培元說文引經證例謂：「須而同為頤頰之毛，今皆借為遲緩，須而聲本相近也。」按典籍每訓而為汝或女，以聲為訓，故與須通。商器句須簋，句須二字合文作𦓐，下部所从之𦓐，和甲骨文而字形同。郭釋須句，謂即春秋僖公二十二年之須句，甚是。但依商器則應作句須。水經注濟水注作須

朐：「京相璠曰須朐一國二城兩名。」這就是須句本作句須，可以互倒的由來。……

總之，而象須（鬚）形，而與須初本同文，後來加頁為須，遂分化為二。周器簡伯盨，盨从須作頿，左从而，還可以見其分化的迹象。說文謂「須从頁从彡（所銜切）」，背于初文。（甲骨文字釋林卷中第一四四—一四五頁釋而）

（05207）「黃孫須頸子白亞臣自作鑐」（9481）「白（伯）多父乍（作）旅須（盨）」



1199



文諸鼎〈06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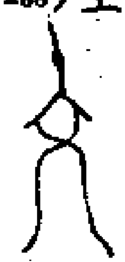
史牆盤〈2309〉



戜簋一〈2351〉



中山王嚳壺〈2286〉



王子午鼎〈2659〉



秦公鐘〈2471〉

m' 白川靜曰：王氏曰：

文王作玟王下文武王亦作珷王並从王與歸夆敦同但歸夆敦云朕丕顯祖玟珷膺受大命殆以玟珷為文王武王二字合文此云玟王珷王則玟珷各為字

王氏所云之歸夆毀即乖伯毀與此器相同有王若曰乖伯朕丕顯祖玟珷膺受大命之語其表現亦相似玟珷二字如此作引起注意本器下文亦有才珷王嗣玟乍邦可知玟珷各為一字。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五一頁六一大盂鼎林潔明譔〈0676〉

白川靜曰：不顯考文王事喜上帝二句，嘉賓謄稿中曰：曰考文王則是器為文王之子所作，無疑。諸家多以上句與上文連讀。然事喜上帝者乃文王之事也。猶猶鐘之「先王其嚴在帝左右」，其意相同。稍後之器如宗周鐘之「用邵各不顯祖考先王，先王其嚴在上」，又叔夷鐘虎「成唐又嚴在帝所」等亦同，謂文王事喜上帝而現今在帝之左右也。故下句即承此意接以「文王臨在上也」。（金文通釋第一輯十九頁一大豐段　林潔明譯）

d' 赤塚忠曰：文武帝乙董作賓氏解作文武丁帝乙兩帝，然正如陳夢家氏指出，因並無丁字，應是作文武帝乙一王之名也。卜辭中不見有文武帝乙之名，而有文武、文武丁、文武帝之名。陳

氏以為正如卜辭之例

丁丑卜貞王賓文武翌日亡尤(續一二四二)

丙午卜貞文武宗其牢(佚八六二)

丙戌卜貞文武丁宗日其牢(燕二六七)

丁酉卜貞王賓文武丁……亡尤(前一一八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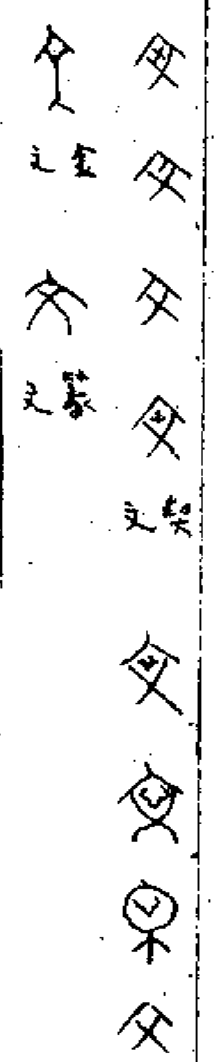
對文武又文武丁即文丁在丙日及丁日立卜而

甲子卜貞王其又彳于文武帝勺其去夕又滿于來乙丑令彭王弗每乙丑卜貞王其又彳于文武帝其以羌五人正王受又(續二七二)

對文武帝則于乙日祀之而于甲日或乙日立卜故文武帝从而本銘之文武帝乙應為殷末之王帝乙之號也(陳夢家商王廟號考所引考古學報第八冊二四頁)今从陳氏之解(殷金文

考釋第一五頁卯其卣第二 林潔明謹按 <741>

加藤常賢曰文



字形說文僅謂此字象交文而無詳細說明此究是何物之形亦無加以說明者錢坫似以為乃祝髮文身(穀梁傳哀公十三年)文身之形孫海波亦同說(古文聲系)然見契文金文亦不見文於身上之墨之形左傳隱公元年有文在其手其手紋為米形而謂之文則此文字當是某種物交錯之形也故許慎於文字之說解亦曰錯畫也象交文用錯字交字乂之形雖可以二畫交錯說明然入究是何形則無說之者余亦為此苦苦思慮先以丿為冠卷然不能作實其後知契文之衣字作

又作



諸形明白也有「文」字存在則文之字形究象何物恍然而明也孫海波以為此字之文僅是象文飾之形然文明顯地乃文字也且在衣即仌字中八為項之部分之襟之形則其下之乂為交領即襟在胸前交叉之形蓋不誤也方言卷四亦有衿謂之交正是襟在胸前交叉之形而許慎用錯交二字以說明文字而在契文金文在襟之交叉之中寫有心臟之形因心臟在襟之交叉之胸中也要而言之文字乃項之部分及襟在胸前交叉之形也契文中更在其內有乂形者則當是表示不僅外衣之襟交叉內衣之襟亦交叉之意也此點在字之意義上有重要之關係在字中之外更有八者表示此字乃衣襟

交錯之形者也
字音唐韻作無分切然正如說文詁林文字下曰
乾一篆文之古音烦也……俗作紋
亦音烦作為此音之證則有松字字為編木所作之藩屏之意
關於字所从之交戴侗曰
象編織藩篱也（六書故卷二十二）
又王筠曰
从其交構之形（說文句讀）
則知編成交即交叉之形謂之附表切也又據
編文織也（蒼頡篇）
偏頗也（說文）衰也（廣雅釋詁二）
等解釋則偏編之音有兩者斜交組合之意

辮交也(說文)
織繩曰辮(通俗文)
之解釋亦知交叉之義以辡之音讀之又有
辬(斑)駁文也从文辡聲(說文)
之釋辡聲表示左右兩方互交之意是則辡之本義為左右交
錯交錯故為雜色之意故有辬文也(廣雅釋詁三)之釋
據以上則知斑辡之音有交叉交錯之意故可知與編同意也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經緯天地句文亦可以了解以經緯之語
解釋文之意之理也
字義要之煩編之音乃交領之意即胸前之襟之交錯之意也
吾國(日本)稱作衣紋者正是衣文即文字之本義也此字正如
許慎段玉裁所言決非僅是錯畫之意也而美之意之字寫作

彡故彡為文之孳乳字也，而非另一字。至於文武連言之情形，文字是否用此意則尚存疑，因須詳加論證，故留待別稿，今止於論本字。（漢字之起源二一八－二一九頁　林潔明譯）

〈X4〉「用乍（作）朕文且（祖）寶毁（簋）」〈X5〉「不顯文武受令（命）」〈X5〉「用乍（作）文且（祖）乙伯同姬尊毁」〈X20〉「朕文考旱暨」〈X20〉「毛公易（錫）朕文考臣」〈X21〉「用作朕文祖益仲尊毁（簋）」〈X23〉「白（伯）喜乍（作）朕文考剌（烈）公尊毁（簋）」〈X52〉「用作朕文考外季尊簋」〈X84〉「乍文考日己寶隣宗彝」〈X85〉「乍文考日己寶隣宗彝」〈X86〉「乍文考日己寶隣宗彝」〈X98〉「丕顯文武」〈X150〉「琱生作文考寬中（仲）隣鬴」〈X197〉「永用作朕文考乙公隣盂」〈X200〉「用高孝皇祖文考」〈X228〉「用追孝孝侃前文人」〈X228〉「前文人其嚴才（在）上」〈X278〉

「唯曾伯文自作寶毀」〈又280〉「唯曾白文自作囗鄀鐳用征行」

〈又283〉「衛作文考囗仲姜代盉鼎」〈又284〉「用作朕文且考寶尊毀」

〈又285〉「隹十月主饗作文考寶毀」〈又285〉「隹（唯）朕皇祖文武」〈又290〉「

用康惠朕皇文剌烈且祖考」〈又290〉「其各於前文人」〈又294〉「追[illegible]

皇文考寶障」〈又294〉「昔才（在）爾考公氏克逨玟文王」〈又294〉「肄[illegible]

玟文王受茲大令（命）」〈又297〉「用作文且祖乙公障盉」〈又297〉「用惠

侃前文人」〈又300〉「用作朕文考幽叔寶毀」〈又301〉「用作文考

公叔寶毀」〈又302〉「其用享于文且祖考」〈又309〉「曰古文王」〈又309〉「

二二天子圝周餐纘文武長剌烈〈又307〉「衛用作文啟日丁寶

障彝」〈又309〉「害讓寧事文考」〈又309〉「剌烈祖文考于淑鼉[illegible]」

〈又321〉「用作文考寶毀」〈又326〉「用作皇且祖文考尊壺」〈又329〉「文考

克明厥心」〈又329〉「敢作文人大寶協龢鐘」〈又331〉「曰古文王初

盞龢于政」〈又332〉「義文△神無疆」〈又333〉「文△且乙公」〈又335〉「用卲各
喜侃樂前文△人」〈又333〉「義文△神無疆」〈又335〉「用乍作朕文△且祖考
寶𣪘簋」〈又336〉「衛用乍作朕文△考惠孟寶般盤」〈又337〉「衛用乍作
朕文△考寶鼎」〈又338〉「衛用乍作朕文△考寶鼎」〈又340〉「用高享孝于
文△申神用匃眉壽〈又349〉「朕文△考甲公」〈又349〉「文△母日庚弋寶
休」〈又348〉「于與文△妣妣」日戊」〈又348〉「其用夙夜享孝于厥
文△且祖乙公」〈又349〉「用乍作文△母庚寶障尊彝」〈又351〉「朕文△母
競敏䍙行」〈又351〉「用乍作文△母日庚寶障尊𣪘簋」〈又351〉「對揚
文△母福剌烈」〈又351〉「用夙夜障享孝于厥文△母」〈又369〉「
用乍朕文△且寶𣪘」〈又467〉「剌剌卲文△公靜公憲公不家于上」〈又532〉
乃乍作文△考日丁寶障彝」〈又541〉「用乍作朕文△考易中仲障尊段
簋」〈又546〉「余用乍作朕文△考大中寶障彝」〈又640〉「隹十月[illegible]嬰作

文考寶毀」〈4617〉「用享以孝于我皇且祖文考」〈4697〉「爭庚縱叀

乍作卑厥文考尸吏弔叔寶障彝」

[a] 髮 說文或从首作𩠹 汗簡首部𩠹釋髮 古自[illegible] [b] ([illegible]) 髮鐘  史墻盤 ([illegible])

白川靜曰猶𡨄齋不以之為作器者之名以為是鐘無作器者之名亦編鐘之文不完者

文錄則曰

上言先王則此猶當是時王之名但今不得確詁莫知何王矣

大系以猶為懿王之名曰

又此乃王室之器觀其屢稱先王可知猶當是周王名疑是古顏字从首彥聲此殆从首犬聲彥犬聲同元部也史記稱懿王名囏索隱引世本作堅與顏極近疑其本字實作猶也

殷周彝器其數甚多可以確定為王自作之器王室之器者極少尤其是銘其私名之例並無一例惟㝬鐘猶鐘之㝬猶銘文中有先王之語而以為乃王室之器而以昭歎屬諸王之名㐬之然㝬為㝬侯前已論之猶究為何國雖不可知然录伯之器中稱其皇考為釐王也殷則為周公之分宗之族之器而銘文中曰念自先王先公分宗之族亦遡而稱先王以此言之則先王之稱必一定為周室之專稱也作大宗之器者麿鐘銘亦有其例在器制及文辭上與宗周鐘有親緣關係若然則猶亦可解作私名諸侯之王中稱私名之例頗多鐘銘缺其主文其內容不可知然文中之不顯若指諸夷則是兩鐘所述之事情<0025>相近也」(金文通釋第十八輯二九〇頁九八　猶鐘林潔明譯

唐蘭曰：「𩬊是髮的或體，通祓，爾雅釋詁『祓，福也』。」（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緐𩬊（祓）多孷（釐）」）〈2309〉

徐中舒曰：「𩬊从首犮聲，說文以為髮之或體，此當讀為祓，福音祓福也，祓為祓除不祥之祭，祓除不祥則得福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西周墻盤銘文箋釋「緐𩬊多孷」）〈2309〉

李學勤曰：「𩬊，髮字或體，讀為祓，爾雅釋詁『福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二．一五五論史墻盤及其意義「㝘𩬊多孷」）〈2309〉

戴家祥曰：「第二字見𩬊鐘，說文所無，唐蘭、徐中舒釋𩬊訓福，按集韻四支『𩬊，獸名，通假為眉』。按儀禮士冠禮『眉壽萬年』鄭玄注、

「古文眉為釁」大戴禮·王言「孔子愀然揚釁曰」荀子·非相「伊尹之狀面無須釁」玉篇二八五「𩰪同湄，均以釁為眉」廣雅·釋詁「釁，釁也」猶殆釁之別體」(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六頁牆盤銘文通釋」條猶眉多釐」)⟨X309⟩

周法高曰。金文編1204b註「髮鐘」但器目⟨25⟩作「猶鐘」註「代一·四查三代此鐘「猶」字與1204b同形，當是容氏前後異釋。金文詁林此條下註「⟨0026⟩亦誤，當作⟨0025⟩」史墻盤「釁」敲，唐蘭徐中舒李學勤解為「多福」可從。戴家祥釋為「釁眉」非是。」

唐蘭曰「祓通茀。詩卷阿「茀祿爾康矣」」(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四二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福褱懷敲祓彔祿」⟨X309⟩

裘錫圭曰「彔上加髮當是形容福祿多如頭髮」（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一頁史墻盤銘解釋）褱（懷）猶髮 彔祿 黃耇彌生）〈又3〉

徐中舒曰「髮彔與福祿同」（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五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 髮彔黃耇彌生）〈又3〉

戴家祥曰「猶同眉，戎者鼎『用妥綏眉彔』，眉作[illegible]，方言一『眉，老也』，東齊曰眉」（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八一頁墻盤銘文通釋 褱猶眉彔黃耇彌生）〈又3〉

于省吾曰「猶應讀為祓，《說文》：『祓，除惡之祭也』，从示发聲。《史記·周本紀》的『周公乃祓齋』，正義訓為『祓謂除不祥求福也』。祓與福音義相因，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就消極言之，則謂除災惡；就積極言之，則謂求福祥。彔即祿之古文。《論語·為政》的『子張學干祿』，

鄭注謂「祿，祿位也」。有祿必有位，故以「祿位」連書。因此可知，「祓祿」應訓為祓除災惡又有祿位。如果釋稱同福，則與「福懷」之「福」相重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十六頁牆盤銘文十二解）<8309>

<8309>「緐緐𢽾△祓多孷釐」<8309>「福褱懷𢽾△祓彔祿」<8333>「𢽾△彔屯魯」

后

a

后

吳王光鑑 〈9877〉

商尊 〈310〉

兆域圖 〈289〉

白川靜曰說文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發號者君口也繫傳之文亦同然此說解之文似頗有乖誤段注改文為繼體君也象人之形从口易曰后以施令告四方徐箋亦以段注之刪正為是……

字見於卜文金文字形恰如司之反文葉玉森之拾考廿九葉又前編卷六廿五葉四

后乃司之反書即司字卜辭似假作祠堯典汝后稷之后經生聚訟紛紜鄭玄王充劉向並引舜事作汝居稷官近儒俞樾王先謙遂據以訂正謂后為居譌予思卜辭后字與后形同知堯典古文必為汝司稷又卜辭后字假毓為之一作居

形古文傳寫譌變或誤后為居鄭玄等所見之本乃更譌作居矣、

居形之字因从尸與倒子之象之古之形傳寫而誤作居然若以卜文之后為司之反文則難以誤為从古之形也故如王襄簠考以后為祠之反文祭名也如卜文

□酉卜兄貞其品后在茲

貞其品后于王出 後.下.九.一三

之例為與祭祀有關係者也又如

貞侄龔后芑帚好 乙.七一四三

作龔司 乙.二二七四 又品后作品司 簠人.八 之例亦多此后字乃作司之反文之形殆無可疑金祥恒氏之釋后中國文字一〇集卜文例解其字為后殷金文之司戊母鼎周金文之宗周鐘銘司配皇天

皆讀作后實為可疑正反皆讀作司后之初文另有其形也此

外尚有丁繡氏之說后一同卅補訂金氏之說

若以司后不過乃正反之字則不能解釋堯典之汝后稷誤為

居稷之過程然后之初文蓋為卜文之后祖乙后祖丁之后即

女字下加倒子之象之𠫓之字也若然則字形中含有古之形

字又釋作毓然后祖乙之后恐為後之義其字本示母后之象

用之為後者蓋假借義也楊氏之求義頁二九舉卜文之字形曰

后字之誼本从毓誼引伸其後產子之字專用毓育二形繼

體君之字專用后形遂成二字說文遂分入三部其實毓后

後三字本一字

稱母后為后者蓋為生育聖子者之意也女之部分變成人形

倒子之𠫓則為子之形而為后其初形誤釋作居者也堯典任

官之事如伯禹汝作司空契汝作司徒皐陶汝作士皆添一作字惟獨后稷則作棄汝后稷與文例不合故有以后為居之誤釋之說然此蓋由於后之初形為卜文之从母去之形而起者也卜文有后妣合文之例（佚八七）其字為后之初文實無可疑也然其字本稱后妃用為前后之后者蓋假借之用也

其字在卜文尚用為先王之稱卜問合祀祖王之衣祀之時有自上甲至多后之例多后者據卜衣祀之他辭之例則與曰六示九示十示又三廿示等同例衣祀所有直系之王者也故后為稱直系之王之語也然从其字形言之其初義當指生聖子之母后也恐為沿用母系制時代之稱呼字之形象中尚傳其初義者也其後漸省文而為后而變成與司之反文相似之形字之初形為从倒子之象司之反文之字乃从祝告之口者也

其字之起原不同。[b]說文新義卷九上一八五九頁又一八六〇—一八六七頁林潔明譯

[a]于省吾曰《爾雅・釋詁》：「后，君也。」王國維謂「毓」字「象產子之形」「卜辭假此為后字」，又謂：「其後毓字專用毓，育二形，后字專用后，又譌為后，遂成二字。」（《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按王謂卜辭以「毓」為「后」，甚是。但謂「后」字為后形之譌，未免失當。「后」為「毓」的後起字，西周金文仍以「毓」為「后」，班簋的「毓文王」、王姒聖孫」，「毓文王」即「后文王」。「后」謂君后。金文「后」字只吳王光鑑一見。由此可知，以「后」為「毓」，當起于春秋時期。（古文字研究第四九頁「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

吳王光鑑」[b]虔敬乃后」(2997)

黑光・朱捷元曰司在西周銅器銘文中作動詞的司有司司
徒一律作嗣此處是后字叔尸鐘口伐夏后司證姒后系姒姓
王后當為時王的王后據此天君應指時王之母即太后與尹
姞鼎鼎相同（考古一九七七年一期七一頁陝西長安灃西
出土的遣盂「各姒司后寮女寮奚迖」）〈2295〉

〈2225〉「先虎臣后庸」〈2289〉「恣哀后堂方二百七尺」〈2289〉「王后堂方二百七尺」〈2289〉「丌甚牆葬眂視恣哀后」〈2289〉「草椑棺棺中

棺棺眂視恣哀后」〈2340〉「帝后賞庚姬貝卅朋」


司 櫓盤〈1309〉

盂方彝〈2245〉

衛盉〈2336〉

永盂〈2171〉

鄂君啟節 車節〈2〉

胤嗣𧊒壺〈2288〉

唐蘭曰「司通嗣，毛公鼎『司余小子』、叔向簋『余小子司朕皇考』、㝬鐘『余唯司配皇天』、晉姜鼎『余唯司朕先姑君晉邦』均可証。書宗彤曰『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嗣。」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頁略論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 史墻盤「上帝司(嗣)夒尢保受(授)天子綰令」〈2349〉

唐蘭曰「關于祝和巫，周初有宗祝和太祝，成王時有祝雍和榮氏，宗祝見周書克殷解，太祝見太祝禽鼎，祝雍見大戴禮公冠，周書王會有祝淮氏、榮氏，榮淮氏即祝雍。祝是史官之一，所以又稱祝史。除周祝外，還有夏祝和商祝，至于巫，商代最重視，巫咸、巫賢都是執政大臣，但周代已不很重視，後來

的周禮把司巫列為中士，屬于太祝。墻盤說「上帝嗣夏尪保授天子綰命，厚福豐年，方蠻無不揚見」。上帝嗣夏應即夏祝，尪保是巫保。這個銅器群裡有商尊、商卣說「帝嗣賞庚姬貝卅朋，商用作文辟日丁寶尊彝，𣄰」。應是周初器。過去有商尊說「商作父丁吾尊」。當是同一個人。商應是庚姬同族。庚姬簋說「庚姬作𣄰女尊彝，𣄰」氏族名稱正相同。帝嗣就是墻盤的上帝嗣。過去稱為悆鼎的眉能王鼎說「兄視人眉能王為周客」。「其用享于厥帝考」。此人自稱王，顯然是異族君長，所以是周的賓客，他稱先人為帝考。可見是帝嗣。這件鼎銘的字體書法可定為穆王時，與墻盤時代相接。那末，這個眉能王可能就是帝嗣或上帝嗣也。就是夏祝。他可能自稱為夏代的後裔，夏后氏生前稱后，死後都稱為帝，所以稱帝嗣」（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一頁略論

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墻盤「上帝嗣夏」〈0309〉

參本卷一〇五后字條。

裘錫圭曰「古文字正反往往無別，唐蘭先生認爲司、后二字古本同用一形，可從。唐說見考古一九七七年五期三四六頁。按史墻盤和叔夷鐘的司字確應讀作后，但甲骨文以及商代和周初金文裡稱呼王配的司字是否應讀爲后，仍是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史墻盤銘解釋「司后稷亢保」〈0309〉

李學勤曰「司讀爲思，釋名釋言語「思，司也」。思是語中助詞無義見詞詮卷六」〈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三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上帝司夏」〈0309〉

周法高曰「唐蘭語譯「上帝司（嗣）夏尤（庇）保，受（授）天子寵（綰）命」爲「上帝的後代夏知神巫名保的授予天子以美好的命令」關於

「夏嗣」唐蘭引商尊商卣說「帝嗣賞庚姬貝卅朋」陝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第三頁）商尊釋文作「帝佑賞庚姬貝卅朋」銘文作司亦可能為「后」字，仅文唐氏之說未必可信，因其想像力太豐富也。「上帝司夏」吳大澂、林義光皆謂嗣與治通，夏當讀為詩「柔遠能邇」之柔，與治義近，為同義複合詞。

陳世輝曰「司是職司的意思，如司土、司工、司士的司，「上帝司夏」就是上帝神威管制著中國的意思」（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四三四頁牆盤銘文解說「上帝司夏九保」）〈2331〉

〈2448〉李學勤曰「司，客，職官名，從朱德熙裘錫圭釋」（文物一九八〇年第九期二八頁秦國文物的新認識，平安君鼎「坪安邦御客財」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九八頁后字下收后母戊鼎后母辛鼎即(4155)司母辛方鼎，亦有釋作司讀爲祠者。

羅是曰「事字後面的字或釋宦宰合文，細察原器，該字下從手，似爲馬首形，戰國印璽文馬字有作此形者，宰字在銘文中多省爲𠂇，與此不同，從銘辭結構看，視事如是職官，下面不應再是職官，若釋宦宰，則視事自應是地名或宮名，顯然不像。況且省略職稱只題地名之名亦不合戰國題銘慣例，相反，省去姓氏署寫職稱和人名則是常見的現象」（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二十頁武功縣出土平安君鼎「眂事碼（司馬）敀」）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一一九頁司字下收戰九年秀即(2237)九年秀李學勤所釋「庖宰」銘作司，據上引羅昊武功縣出土平安君鼎一文釋爲「司馬」銘文作並云「蓋銘眂事敀器

銘作眂事司敓，眂即視字，司敓為司馬合文，從戰國題銘通例看視事應是職官，司馬應是姓氏，故蓋銘省去」。羅文並謂「或釋庖宰合文」。由於所印拓片模糊不清，姑將李學勤之文附列於下，因本書並無庖字頭也。本條所收六器，據古文字字形表三五八頁。

李學勤曰「庖宰也是合文，新書春秋云『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譴而行其誅，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可見庖宰是戰國時管理膳食的官員，這個官名常見于六國兵器銘，如魏國的宰庖宰鼎、梁陰令鼎以及韓國的兵器（稱太官庖宰）。字的寫法時有變異，宰字都作孑，與子字有別，庖字有的从卜，按說文鞄字讀若朴，故庖也可以卜為聲」（世界美術全集7 中國Ⅰ 圖版14）昌國庖鼎銘「四年昌國庖工師口犾冶更所為」，庖字从貝，最近內蒙準格爾西溝畔出土一批戰國銀飾刻銘有「鞄工」，字也从貝。

應為安甲上的飾件。鼎銘宦宰喜是單父地方職司膳食的上官的負責人。（文物一九八〇年第九期二八頁秦國文物的新認識。平安君鼎「單父上官勹宦孝宰熹所受坪安君者也」）〈X668〉

參卷七.092宰字條周法高說。

〈X1〉「更賡乃且祖考𤔲司輔」〈X5〉「今余令女汝啻官𤔲司邑人

〈X18〉「𤔲司五邑佃人事」〈X21〉「官𤔲司豐還苑左右師氏」〈X52〉

「王在周師𤔲馬宮」〈X52〉「𤔲馬井伯親右師瘨入門立中廷」

〈X52〉「女官𤔲邑人師氏」〈X61〉「魯少𤔲司寇𡨦封孫宅」〈X141〉「師

湯叔有𤔲司中倗枏父乍作寶鬲」〈X197〉「令命女汝官𤔲司歔歔

獻人于𥃝」〈X212〉「𧻚侯易弟嬰𤔲戠」

〈X22〉「大司馬卲昭鄗敗晉帀師于襄陵之戠歲」〈X3〉「大司馬卲昭

鄗陽敗晉帀師於襄陵之戠歲」〈X237〉「九年𡕒倫伺貍司寇寇𡨦

啇武庫工帀師盥鑄章冶猒」<X238>「十四年奠命令肖趙距司△㦰
寇王𨹿武庫工帀師盥鑄章冶□」<X239>「十五年奠倫肖距司△㦰
寇彭璋右庫工師陳坒冶贛」<X240>「十六年奠命肖距司△㦰寇彭
璋坒庫工帀皇佳冶𤸷」<X241>「十七年奠命坒恒司△㦰寇彭璋武
庫工帀皇𣅀冶猒」<X242>「廿年奠倫韓恙司△㦰吳裕右庫工帀張
阪冶贛」<X243>「廿一年奠命𢽾口司△㦰吳裕左庫工帀吉忘冶緩
」<X244>「卅一年奠命棤潘司△㦰肖它坒庫工帀皮耴冶君尹启」
<X245>「卅二年奠倫棤潘司△㦰寇肖趙它坒庫工帀皮耴冶君尹䟶
」<X246>「卅二年奠命棤潘司△㦰肖它坒庫工帀皮耴冶君君造」
<X247>「卅四年奠倫棤潘司△㦰肖它坒庫工帀皮耴冶君䟶造」<X248>
「元年奠倫棤潘司△㦰芋庆坒庫工帀皮耴冶君貞造」<X249>「二
年奠倫棤潘司△㦰芋庆坒庫工帀皮耴冶君䟶造戟朿剌」<X250>

「三年奠鄭倫楷湢司△犹等庆左庫工币倂訢冶肎務造」〈又2251〉「
四年奠倫韓口司△犹長張朱武庫工币弗急冶肎𢾊造」〈又2252〉「五
年奠倫韓口司△寇張朱右庫工币是高冶肎𤅨造」〈又2253〉「六年奠
倫𡨦朏司△犹何口左庫工币全倉庆冶肎口造」〈又2254〉「七年奠倫
𡨦朏司△犹史陉左庫工币全倉庆冶肎務造」〈又2255〉「八年奠倫𡨦
朏司△犹史陉右庫工币是高冶肎口造」〈又98〉「𩫖司△左右虎臣」
「〈又151〉「用作作寶宄司△貯」〈又159〉「師湯父有司△中枏父作寶毀」
或又旻得賢旌依司△馬貫」〈又288〉「徃𢕌司△馬貫訢諮戰忎慭〈又288〉
」〈又257〉「司△后𡛟女𡛟姜送奉各台女」〈又300〉「𤔲△司瑚宮人」〈又301〉「
全命女汝更崇克𤔲司直啚鄙」〈又309〉「上帝司△𤔲夏尤匹保受授
天子𡨦𥼕命」〈又320〉「顯皇且考𤔲△威義」〈又321〉「𤔲△馬共右𤕌」〈又325〉
「王才在成周𤔲土虎宮」〈又336〉「單白伯𧽊乃令參三有𤔲司」

〈×336〉「嗣司土徒敢敵邑」〈×336〉「嗣司馬單旟旗」〈×336〉「嗣司工空

邑人服」〈×337〉「迺乃今參三有嗣司」〈×337〉「嗣司土徒人趙」〈×337〉

「嗣司馬頌人邦」〈×337〉「嗣司工空隱附矩」〈×337〉「厲有嗣司奮

李慶癸發表」〈×338〉「金顏有嗣司壽商圃𧇊裘」〈×339〉「嗣

司朕白工」〈×340〉「嗣司工徒毛弔叔右此入門」〈×341〉「戒逢奉有

嗣司」〈×371〉「司母以姒康」〈×593〉「司母羊」〈×602〉「司桑母」〈×607〉「

司母辛」〈×610〉「司桑母」〈×608〉「司桑母」〈×627〉「送易」〈×653〉「司母

辛」〈×640〉「王才在師嗣馬宮大室」〈×678〉「燮榮又有嗣司角乍作

[illegible]」〈×668〉「坪安邦訢司客財[illegible]」

〈×197〉「公迺命酉嗣徒圍父」〈×197〉「周人嗣工眉敢史師氏」



a



令 孳乳为命

切卣 四



鄂君啟節 舟節〈22〉



同上 車節〈23〉



史牆盤〈2207〉

白川靜曰說文令發號也从亼卪亼集也繫傳曰號令者集而爲之節制會意說文之注家大抵皆依其說……

文源以亼爲口之倒文曰

按卪即人字从口在人上象口發號人跽伏以聽也

李氏集釋亦同其說然亼非可以視作倒口之形者也又古籀補舉當釋作敬之金文字形以爲令之古文謂皆古今字象旂下持節之形云又古籀補補則曰

亼象屋宇形朝廟受命者恭承之義象鄙躬也

亦與字之形象不合……

金文之圖象字形中有亼之部分作▲者非旂或屋宇之象▲

恐是禮冠聽受神旨之時令字即戴此而待其命之象也淵源

曰

亼非集義人所戴者也凡說文亼集也之義皆非

是也字又為命之初文金文中多用令為命之義册命大命天命明命休命先王命祖考命命書之字等皆作令蓋令字讀作命之音者也用命字者大體西周後期以後之事又鈴鐘之鈴多寫作从命之形毛公鼎之朱旂二鈴楚王鐘許子鐘之鈴字亦从命口為祝告之器故添口則祝告而聽神旨之意更為明顯一如若之字形本不从口及後始加口者相同其後字更用為靈命難老大嗣命等之字然靈命乃神之所司大嗣命小嗣命之所司也大嗣命見于金文楚辭九歌有祀司命二神之歌鈴从令者蓋取其音然鈴鐘之類本為用於神之升降之時者

也說文以瑞節釋卩亦非得字之初義者也」說文新義卷九上一八六八頁又一八六九－一八七〇頁林潔明譯

商承祚曰「敛从𠂤為令之異體字從文字結構發展言先有令而後有命從聲音訓詁言音近而命為令之引申命字之出現從目前現有的材料看實始于西周穆王時期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趞鼎此後相承使用西周後期又或以命為令如毛公鼎及鄭君求鐘的銘字从命作鈴等這種反借的例子在金文銘刻中是常有的卸即以內為入即其本身的一個例証箴令的職位下于箴尹不僅可補文獻楚職官之缺其官序亦從而得知」文史論集第三集五二頁鄂君啟節考」

孫稚雛曰「陳夢家說『王令以下只有所命之國名而無所命之事當與康侯毁麥尊同為命為侯此處的王應視作封侯但

與銘末所述二月既望王大會四方祭祀於周有關（西周銅器斷代一二一五七頁）稚雛按：令，金文可用為命令，如令彝「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也有賜給的意思，如獻彝「楷伯令厥臣獻金車」本銘的令字應作命令解，不是封侯（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一九七頁保卣銘文淺釋「王令保及殷東國」）〈2728〉

〈又1〉「王乎（呼）乍（作）冊尹冊令（命）𦟝曰」〈又1〉「又今余曾乃令（命）」〈又1〉「敢對揚王休令（命）」〈又2〉「𢦏戠命攵（令）阢」〈又3〉「𢦏戠命攵（令）阢」〈又5〉「今余令（命）女（汝）啇官𤔲（司）邑人」〈又5〉「不顯文武受令（命）」〈又5〉「𤔲頟首對揚天子休令（命）」〈又22〉「令（命）女（汝）盖追于齊」〈又98〉「乃令（命）汝𤰇乃祖考」〈又98〉「昔余既令（命）汝」〈又151〉「王乎（呼）史𡚎冊令（命）」〈又151〉「令（命）女（汝）官𤔲（司）𩛥（飲）獻人于㝵」〈又151〉「山敢對䚄揚

天子休令命」〈又151〉「永令命霝令冬終子=孫=永寶用」〈又201〉「

用匄眉壽永令命」〈又238〉「十四年𠀠命令肖趙距司寇王㣇武庫

工帀師盟鑄章冶口」〈又289〉「王曹令衛易赤市攸勒」〈又290〉「鑄縺

鰍周皇帝大魯㝱令命」〈又290〉「卤永令命」、〈又292〉「延誕」令〈又290〉「臣諫曰

以□□㞢旅處于甄」〈又292〉「隹唯用□康令于皇辟侯」〈又292〉「令

肆服」〈又294〉「肆肆玟文王受茲大令命」〈又296〉「敢徹令命」〈又297〉「

用釁祈屯純魯永令命」〈又301〉「令命女汝更朿克𤔲司直啚鄙」

〈又301〉「夙夕勿灋廢朕令命」〈又302〉「訣叔果及口姬其易錫壽耇考

宗永令命」〈又304〉「用易錫眉壽永令命」〈又307〉「=武王則令命周

公舍寓宇于周」〈又309〉「對揚天子不丕顯休令命」〈又314〉「令

冊折兄貺望土于相侯」〈又315〉「令豐簋大矩」〈又329〉「通彔永令命

」〈又331〉「武王則令周公舍寓曰以五十頌處」〈又332〉「勵于永令」

<文335>「用祿壽匃永令」<文335>「勵于永令」<文335>「矩迺乃畢暨遷眷

令 壽 商畢暨萬意日」<文336>「單白伯迺乃令參三有𤔲司」

「迺乃令參三有𤔲司」<文339>「虢中仲令命公臣」<文340>「王乎呼<文337>

史𧽊冊令命此曰」<文340>「此敢對揚天子不丕顯休令命」

<文349>「對揚王令命」<文369>「冊令師宋」<文496>「姞氏令蔑事保厥

家」<文669>「令尹子庚」

a

郘 井侯簋〈1378〉

衛鼎 甲〈2337〉

癲鐘 甲組〈2329〉

中山王嚳壺〈2286〉

鄂君啟節 舟節〈82〉

史牆盤〈2309〉

秦公鐘〈2476〉

a 白川靜曰邵金文中多用如邵格然此處與也設，邵告朕吾考令之用法相近內藤博士讀令讀為紹云〈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〇四頁五九焚毀林潔明譔〈378〉

鄧鼎嘗曰毫無疑問確是史記楚世家楚懷王六年（公元前三二三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的那回事邵鄂即昭陽但一為柱國一為大司馬者蓋大司馬乃昭陽將兵攻魏時舊職而柱國則是破魏得邑之後的新職戰國策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

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圭觀此可知昭陽之為上柱國是在復軍殺將之後故大司馬與柱國並不矛盾有鄂君節出土反足以補史之缺文即昭陽在升為上柱國之前其官為大司馬因此李平心先生疑頃襄王時的大司馬昭常即大司馬昭陽我看是不能令人首肯的昭常是另外一個人（文史論集三三五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大司馬邵鄂敗晉帀師於襄陵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二二頁佋字下引五祀衛鼎及𤷐鐘三五五頁卲字下引牆盤及秦公鐘今據補容庚云「卲與佋為一字」

<X2>「大司馬卲△鄂敗晉帀師于襄陵之歲歲」<X3>「大司馬卲△昭鄂陽敗晉帀師於襄陵之歲歲」<X67>「口𤔲卲△口成佑虎書銜口」<X67>「㚵女長于卲△古易口女口」<X86>「卲△大皇工功」<X283>「祗祗盟祀昔後嗣」<X287>「卲△昭考成王」<X289>「𨟻弘息卲△昭王」

〈Q327〉「盜祀卲各樂大神」〈Q333〉「用卲各喜侃樂前文人」〈Q337〉「于

卲(昭)大太室東逆焚營二川」〈Q4767〉「剌剌卲文公靜公憲公不家

于上」〈Q4767〉「卲合皇天」

說文所無

抑抑 抑抑 𠨦 (7796)

乍冊䚄

卣 (7711)

(2700) 抑卣

僕匜 (3461)

c赤塚忠曰[c]𢦏之字學者多釋抑然戈字金文作朩甲骨文作丰丰與𢦏之偏旁戈結構不同下述之雖卯抑𠨦之抑被認為與此字為同字然據此則知明非从戈也說文有𢦏字曰擊踝也从丮戈讀然不宜驟將抑比定為此字也

卯戈摩也象折木衰銳者形厂象物挂之也音與職切之弋是也且戈於木枝加丿者為與寸字之加一於又而成同為指事之意(加藤博士漢字之起原(六)五九頁參照)蓋其立意為挖其木枝而揭舉之也今之字典中無从弋卩之字然說文有𢦏字曰𢦏宰之也从卩必聲戈與秘意義相近又若比較𢦏與戈則𢦏殆可認為是戈之繁文

不必說卯(其)在本銘中乃指某人之名在殷代之金文中同樣是人名且與卯有相近之構造之字有

(a) □　寫史瓿(續存八一二)
　　觚毁(宝蘊四九)

(b) □　丁未角(下記)

(c) □　小子夫尊(下記)林□鬲(貞續上二六)
　　亳觚卣(續存八一一)

(d) □　卯鼎(下記)

(e) □　卯鼎(或為□字之未全剔者)
　　丁□卣尊(奇一八二)

(f) □　康婦觚(下記)

(g) □　□册鼎(三代二一三二)

(h) □　鳳毁(貞松五一三)

(i) □　觚觚(三代一四一三)　□　父辛毁(續存三九二)

等此等字之中之(e)□(i)□稍屬別構外皆為从戈之字與卯

右旁稍異若以(七)(八)以外皆為同一文字則據此等多數器銘可以推測[illegible]在殷代之地位可是[illegible]與[illegible]在甲骨文中例如

翌丁亥叀上甲祝[illegible](前七三一一)

……丁[illegible]用燕六四三)

有互用之例依此則為可相通用者也[illegible]為踞跪而伸開雙手之形[illegible]為跪踞而謹慎之形以此言之則在此銘中與前記諸字為同一字之下文之[illegible]與人名之[illegible]雖有區別然兩者本來是同一文字也雖非確證的然从字體之不同觀之前記諸字之人名蓋在卯之前卯自中乃將之更加辨別之字也即是本銘之卯其之名乃因[illegible]之職而名者也

从甲骨文中求與卯字相近之字其用例如下

(11) 丁酉卜㱿貞杞侯[illegible]弗其冎盤(日)出將(後下三七五)

人名					
(2) 庚申卜宁貞王賓𢦏禰亡尤庚申卜何貞翌辛酉其又 妣辛(甲二八八〇)	(3) 甲寅……貞王賓𢦏禰亡𡆥在九月 貞亡尤甲寅卜尹貞王賓夕𢦏禰亡𡆥在九月 (書道全集一一〇六)	(4) 戊寅卜即貞王賓𢦏禰亡𡆥五月 (粹五一〇)	(5) 甲子卜彭貞王𢦏𦎫其賓子己亡𡿧 (甲二六九八)	(6) 癸未卜𢀛歲𢦏 (粹四八九) 丙子卜𢦏𢀛歲 (粹四九〇)	(7) 庚申卜何貞叀𢦏 (8) 弜已……其每王其口丁盟戊其𢦏亡 𢦔每弜𢦏其每

(9) 丁酉卜馬其先（南明六八二）

庚申卜大貞來丁亥𢆶寤出𢦏歲羌卅卯十牛十月（前六一六二）

(10) 己酉卜女己歲其庚戌卜……其……𢦏于祖辛亡𡿧（甲六三六）

(11) 王其田𢦏不遘雨（京四五四七）

(12) 叀戊犬口戒从湄日亡𢦔王其田𢦏亡𢦔（京四三一〇）

(13) 其省田𢦏（京四五七一）

(14) 叀壬𢦏祉田其田亡𢦔（戰寧一三七一）

丙午卜戊王其田𢦏亡𢦔（戰寧一三六九）

(15) 翌日辛王其射斿王其田斿𢦏亡𡿧（甲一九七一）

(16) 其即令𢦏亡尤（甲二六九五）

(17) 王其𢦏（亡）戋其莫（暮）亡戋（戰寧一三七〇）

(18) 翌日辛王其省田𢦏入不雨夕入不雨（暮）入省田湄日不雨（佚二四七）

(19) 翌日壬王其省𩂣𢦏不……大雨口暮又遘大雨（佚九〇二）

(20) 暮……不……王其𢦏入不遘雨王夕入于止不雨（粹六九七）

(21) 大食其亦用九牛其𢦏 一𢦏九（粹一〇〇〇）

(22) 𢦏受年（前六二六三）

(23) ……卜囗……𢦏……迺（前六一五五）

(24) □（前六一四六）

(廿) 貞勿𧗾□ (前六一六二)

據右列則除去例證不十分充分之□□□□等字外則□□□等為同一字而少變乃極為明瞭之事若以此為準則在殷金文文中稍為異構之(七)□亦與□當為同一字而且金文之□等與此一甲骨文字亦應為同字

至於□□□之解釋則有數說其一將□與□□等字關連而以為乃持火(□)之形解作苣(說文作束葦燒也)(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中五〇)此說以為與甲骨後期之□殆為相同之祭禮

丙子卜𢦏□雨 (戰寫一一一〇)

丁巳卜□口 (甲二二六二)

似據右列之辭例而加強其說然□□等與□□並無互用

之例又如米(叠)之字在後期中作※(※)等然亦無特別強調火沫之現象尤其是甲骨文之𢦏與金文之𢦏為同字之事無可疑之餘地相對於甲骨文之線條刻字而少有肥瘦之差金文則更為象形化儘管少有使造字之結構更明確化但後者金文之𢦏字全無以火為要素之痕跡

其二則以石鼓文藝(說文埶)種也从丮坴丮持種之詩曰我埶黍稷之字作埶其字形相近而解作藝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篇(一九)此字在西周金文中作

埶(毛公鼎埶小大楚賦)

埶(大克鼎│擾遠能埶)

即以為埶乃在𢦏上加上意符土而成者也又以毛公鼎之埶大克鼎之埶其字蓋訛變者也然以藝字之意直接用於甲骨

卜辭其意不通即在西周金文亦非用其義也)

其三仍然以字形為人執火炬之形而以為卜辭中用作爇

(燒)之意又特別指上燈之時候也(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

四六)至於在解釋前列之卜辭辭例則(19)謂今[illegible]又(17)|(20)暮

與[illegible]相對尤其是如(21)[illegible]與[illegible]為同字則大食為表示朝食之

語(陳夢家卜辭綜述二三一頁參照)故[illegible]亦可推定為表示時

刻之語尤其是(18)(20)二例中[illegible]在暮與夕之間故因以[illegible]為執

火炬之形而有以[illegible]為上燈時刻之巧合之說可是暮夕亦有

如

……卯卜祖丁[illegible]歲二年(粹二六四)

[illegible]酒父己(粹三一七)

其[illegible]于上廼不遘雨(續四二一二)

……卜貞辛酉夕[illegible]（甲三三三五）

用作動詞之使用例或指該時刻之特定之祭禮之意亦未可知然在(18)兩例中不得不注意到[illegible]入與暮入夕入之文法並不一致[illegible]乃指某種祭禮之事在文例(8)中甚為顯著盟字明顯地是祭儀

貞翌辛未其㞢于盟室三大牢九月（鐵一七六四）

……乙卜即貞盟子歲牡牛（後下三〇一七）

丁日盟祭相對而於戊日[illegible]也故應是與盟祭有關之祭禮也又如田[illegible]其文法與其田盂（後下一三九）其田于米（同一五一）相似然據(15)田狩[illegible](19)省盟[illegible]王其田囧[illegible]（後上一四六）舉狩盟囧等地名則[illegible]明非地名亦應為與田獵有關之祭禮也故(14)例中壬日行[illegible]禮而後赴田獵文例(2)之卜骨之裏反面有

又頍然正面之卜辭作

乙亥卜宁貞王賓戠亡尤戊申卜宁貞王賓大戊歲亡尤辛亥卜宁貞王賓𢀛禣亡尤甲……貞王賓上甲𦎫亡尤（甲二八八二）

表示𢀛乃逐次進行之祭禮之一環以此觀之則文例(3)之𢀛禣與夕禣不能認為是對貞也而不過是連續之祭禮之某一部分在同日占卜而已故亦有如

貞亡尤癸卯卜即貞王賓夕禣亡囚貞亡尤甲辰卜即貞王賓𢀛禣亡囚（明續三六七）

之異日卜例而卜𢀛禮者如(10)之於祭日卜之之例亦有然(2)(7)及其他如

甲戌卜尹貞王𢀛禣囚貞亡尤甲戌卜扶貞王賓大乙彡日

七 囚貞亡尤（南明三三九）

庚寅卜尹貞叀𠧢祓妣辛庚寅卜王貞翌辛卯侑后妣辛

（通纂六六三）

等多於前日卜亦可注意因乃卜問方祭日之時最先行之抑在此之前行之也 側(18)(20) 即如是而非直接表示𠧢之字義者也 所謂入究是以獲物入祭所之意或是還歸而入駐留之都邑之意又或為入獵所之意雖缺之可以推知其關係之文然卜文不言獲物而言湄日依此則蓋為入于獵所之意也當時之狩獵是否連夜而行雖不能確定然𠧢又為獵時之祭儀從而在側(18)(20)中首先對行𠧢而卜問該日是否有雨繼而問其入所之時刻之吉凶者也 以𠧢解作上燈之時刻者全屬曲解更何況𠧢並非以炬火之象形作為字素者也

可是甾究爲如何之祭禮首先須檢討有關用例則如

甾禫 (2)(3)(4)

甾潭 (5)

甾潭歲 (6)

潭歲甾 (6)

甾歲 (9)

與禫禮並言之情形最多其次則與歲禮並用禫之原字作

𥛃(前四二三三) 𥛃(甲二六九五)

𥛃(續一一九一)

等字作捧酒卣又爲醴酒之狀若以後世之儀禮言之則相當

於祼禮也潭渵之字亦同不過是以卣形代替卣形作

𥛃(甲二六九八) 渵(續二五一〇)

若以其旁之畐為表音之符則[illegible]為祉之本字也若此種祭酒之禮與其相伴而行則从其多先于禪之事推之則在祭酒之前或先行某種處理草木之祭禮也

周禮天官甸師之職之文作

祭祀共蕭茅

鄭大夫注曰

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

說文亦曰

莤禮祭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為莤象神歆之也

據此則當以為在祭神之儀禮開始時有縮禮之事而傳承下來本來鄭玄對此提出異議曰

玄謂詩所云取蕭祭脂（大雅生民）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泲酒也

按鄭大夫以蕭解為縮禮非也然得縮禮之意義鄭玄以蕭為馨香之焫蕭並以茅為縮酒之茅然關于縮酒於郊特牲之縮酌用茅明酌也注曰

謂泲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酌（春官司尊彝）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也

鄭玄此一解釋過拘于實用據儀禮士虞禮當祭禮開始時束刌茅長五寸設苴于神位之几之東席上佐食祭黍稷于此祝祭酒而始將尸迎入是為虞禮茅苴乃為灌禮降神之禮而設者也少牢郊特牲諸禮中無此茅苴然其事乃由葦席代之而

為象徵也供蕭茅者為司籍田之甸師之職也然地官鄉師亦

有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

蒩直也焚也曰蕭茅曰茅蒩畧同茅蒩之用亦多端或用于茅

蕝(晉語)或用于苴杖或用于縮酒等要之乃因相信其為有動神

靈之呪力之物也周禮男巫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

茅亦用於山川之祭祀也其茅苴主要是用菁茅蕭類之草然

亦不限於此亦有用木枝之事詩小雅白華相對於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而曰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

據此可推知也如此則周禮儀禮詩經中所記載之茅苴之事實在更古之時代恐為殷代以來之傳承也

如此皆象處理草木之象尤其是與禪相伴之事以其儀禮言之乃相當於縮酒之禮也詩小雅伐木有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

此種所謂興只要是寫呪術而傳達呪意者則不得不解作讀取出木枝而釃之以酒以降神者也若然則蓋可作為皆禮在周代傳承之證也故在卜辭中以興禪禮相伴而且先之而行者也者略禪禮乃與供犧牲之歲禮相對照者也如滆歲皆皆記于歲後者蓋僅列舉祭禮者也至於皆見于田遊之卜辭則蓋為當遊獵之時安其山澤之神靈之事也

可是皆从儀禮而言是縮酒然其字應讀作何字若暫借縮 六所

屋切韻則縮禮又稱作醴（色侍切紙韻）沸（事矣切紙韻）茜（所六切）古韻皆屬同部同聲之語當認為皆出於甘之禮之意之同一語也此外醴於處理甘之物說文有

栖禮有柶柶匕也

栖蓋為其遺制也西周前期之金文縣妃簋銘有

錫女婦爵𢦏之弋琱玉黃匙

𢦏之字即殷金文之𢦏𢦏（田）骨文之𢦏甘而據簋銘𢦏與婦爵匙同為重要之禮物以其在爵之下匙之上則其用途在於斟灌且為有柄之物近於栖柶又與柲同類其音亦近縮禮中本來用自然之草木其後則成為特定之呪物又成為器物也尚有瓚圭亦象此等呪物而作者也

此外至今尚未觸及者卯之字見于後期之甲骨文一 用為祭

名一用為人名

翌日庚其柬乃靈𢀛至來庚有大雨（粹八四五）

辛卯卜𢀛彡酒侑于四方（明續六八二）

其關于祭禮者則與雩舞相伴蓋為灌地而祈降雨之呪術儀禮也歟至於人名之情形則明顯地乃司以酒而祭之禮者也且與四方之祭祀有關值得注意西周中期初頭之金文段毀銘有

丁卯𢀛(在)畢烝戊辰曾王蔑段曆念畢中孫子令龔𢀛饋大則于段（參照定本書道全集一二二四）

據郭沫若氏之解釋曾為周禮男巫之

冬堂贈無方無算

之所謂追儺之祭所謂龔𢀛者蓋為當時从王司祭者也而以

龔為古地名恐為姓也然則卯或為官名又或為因其官職之名也即是卯貞之卯之名實自以茅降神又祓除之祭禮而起之名而其官職至西周仍有傳襲也附帶卯之音推定為沛又為柳然若是則與秘卯相近說文釋卯為宰之者蓋非無理也
(殷金文考釋第二一一〇頁卯其卣第一 林潔明謹)〈2720〉

李學勤曰卯从弋聲讀為忒老子河上公注「爽也」(古文字研究第一五二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女(汝)上卯先誓」)

唐蘭曰原作卯通挻說文挻拔也拔出拔去都是背離的意思(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八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𠑹匜」)〈2341〉

周法高曰：「唐蘭隸定作卸，非，是當作御，李學勤讀爲忈，可從李語譯『上忈先誓』爲『違背過去立下的誓言』，唐譯爲『你上面違背了先前的誓言』是也」。

〈2341.7〉

「女汝上卸代先誓」

卩

卽

陳喜壺〈236〉

陳邦懷曰「為佐大族，以持民巽者，因輔佐齊邦，使民恭順，此是陳喜為齊相統治人民口吻。按陳侯午錞及陳侯因資錞并有保有齊邦之句，依上舉之例，此壺銘文似應謂為佐齊邦，其作為佐大族者，正可得見陳喜之政治思想面貌如何。陳喜當齊景公時欲作亂，樹黨于諸侯，逮景公卒，立公子陽生為齊君，而已為相，專齊政（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統治齊國之民，當此時，陳喜自寧大蔑視齊邦，已于壺銘大族二字，泄露無遺」（文物一九六一年第十期三六頁對「陳喜壺」一文的補充）〈236〉

周法高曰「說文卷九上卩部「卽」二卩也，巽从此，闕，士戀切，段注「謂其讀若未聞也，王筠句讀「巽从此闕」四字蓋後人加」說文

卷五上丌部「巺，具也。从丌𠀤聲。𢁉，古文巺。巽，篆文巽。」蘇困切。段注「古文从㔾从幵。」陳邦懷釋「為左佐大族，台以寺持民㔾巽」甚是。省吾釋「㔾（遷）」，黃盛璋釋「㔾（叔？）」皆非。

<836>

「為左佐大族，台以寺持民㔾巽」

鄉ª 宰峀簋 王饗衣祀〈128〉

鄉 三年瘐壺〈332〉

鄉 衛盉〈330〉

鄉 中山王譽壺〈680〉

九白川靜曰饗見于地器乃饗酒饗醴之事至此而用醴饗本為源於神人饗食之禮同族共食共同聖餐之俗蓋亦由此而生也銘文首之大豐者蓋亦以包含此一儀禮而行之也饗宜皆見于卜辭卜辭中多在庚宗或磬京等特定地方舉行(金文通釋第一輯三〇頁一大豐毀林潔明譯)〈437b〉

又赤塚忠曰 鄉 賣 卿事之官名自殷代已有而行於周(參考令方彝銘)卜辭中

辛未王卜在𨞾宮維罪其命卿史(通纂六一五)

卿史于𠭯北宗不口大雨(前四二一七)

饗神及饗來朝之諸族乃殷王朝之重要行事而司此者為卿事。其諸吏之住處則為卿事寮也（殷金文考釋六四頁小子[illegible]

盧(35) 林潔明譯〈2322〉

白川靜曰「臣卿即嗷士卿。陳氏以此為另一人，曰：

臣卿與前器的士卿恐非一人。臣卿與士卿稱謂不同，臣卿父乙而士卿父戊，士卿有族名士卿尊的花文不同于卿組的。

即以稱謂不同，父名不同及花紋不同作為其說之根據，字迹亦有稍異之處。臣卿之文字較嗷士卿者有整齊之趣，然此等相異之處不可視為表示世代不同之事，新邑之語恐為某一限定之時期中之稱，故兩器之時期應極為相近。

同名之作器者之器而祖考之名不同之例亦非少無盂爵中作父丁大盂鼎中言祖南公 小盂鼎中言口伯又有同一圜象文字款識之器而父名不同者如臣辰盉之諸器等其例甚多君从鄉之尊銘之末之銘識可知乃殷室多子族者則可視之為對其父祖用類別之稱呼則雖同一人之器而有父乙父戊之名亦無妨也

尊銘言士而鼎則言臣雖以作為非同一人之證士為官名臣則恐為从小臣引申而出之身分標號可以並存者也 又如器之花紋作為雙器而製造之時固有同一之花紋形制者然在奠設之場合亦有於器制花紋上特加工夫者亦不可以此為他人之說之證其可能之時期問題較其花文是否相同之事更成問題然尊鼎並為鄉之器可作為直承殷末而周初年之

器者也。若如陳氏之說，即使臣卿與士卿並非一人，最少亦為一家之器，可說是同期之器也。（金文通釋第七輯三二五—三二六頁，二八臣卿鼎林潔明譯）<0763>

<X54>「民具卑卿向」<X151>「入門立中廷北卿(嚮)」<X286>「以卿(饗)上帝」<X159>「用敢卿(饗)孝于皇且考」<X188>「卿(饗)祀先王」<X193>「女(汝)䍙其用卿(饗)乃辟軝侯逆舟出內事人」<X326>「卿醴」<X326>「卿逆酉(酒)」<X335>「北卿向」<X336>「逆者其卿(饗)」<X337>「衛小子者其卿(饗)倗𬴋」<X482>「北卿」<X501>「北卿向」<X687>「卿」



辟 盂鼎 〈0676〉



縣伯壺 〈3347〉



召卣 〈2702〉



史墻盤 〈9309〉

白川靜曰關於辟雍之制白虎通辟雍之條記有關之古制然其中不明確之點甚多自惠棟之明堂大道錄以下論及此者不少潁谷春秋釋例中舉大廟之異名八清廟大廟大室明堂辟雍靈臺大學及作為總名之宮名共有八異名不過金文中亦見有射廬宣榭學宮等名似以祖廟為中心而設有多種附帶的設備也惠棟以為在此舉行之儀禮有禘宗祀朝覲耕藉養老尊賢饗射獻俘治曆望氣告朔及行政上諸事等等然以金文中所見者而言辟雍所行之儀禮其範圍並不及於如此廣泛之相對于宗周之為政治之中心莽京似有神都之性格

者也因而種種宗教之儀禮無疑皆在此舉行如本器銘所記之禮亦見于其他器銘皆為含有宗教之性質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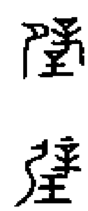
辟雍亦有謂乃由於其為環境靈臺之穴地而得名者也詩靈臺於樂辟雍傳「水旋如璧曰辟雍」白虎通亦曰「水圓如璧」詩正義引韓詩說曰「太子之學圓如璧」又據大戴禮盛德篇「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等則似乎所謂明堂其形乃作圓形因而圍繞於其外之外水亦為圓形漢書郊祀志記武帝營造明堂之事謂於水中之高樓祀上帝云

関于辟雍之構造之記述則有酈道元之水經注泗水條下記有関魯之泮宮曰

> 魯共王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宮中有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

據此則臺之西及南有乚字形之池亦有謂泮宮因其外水乃辟雍之半故稱為泮宮之說然余意大概乃導入河水者也並不一定是圓形之池蓋京辟雍之情形蓋亦將豐水之流引入者也歟(金文通釋第十一輯、三二｜、三四頁、〇麥尊林潔明謹〈49〉

加藤常賢曰辟  契文  金文  篆文

璧  金文  篆文

字形說文曰法也然此為引伸義而非本義關於此字羅振玉曰

案古文辟从辛人辟法也人有辛則加以法也古金文作

增○乃璧之本字也从○𡰪聲借而為訓法之辟（殷虛文字類編卷九）

較其他學者之說大為進步然以卩為人及以𢆉為辛則誤而以𡰪為璧之本字是也且以辟為从○𡰪聲亦是也因璧字乃玉之圓者也

卩（屈伏之形）之側加上𢆉（與辛有別罪罰之意）者服于罪罰之意也若知艮（㔾）為屈伏之意即可判然而明者也

字音必益切此音為卩（伏或匍匐之匐之聲轉也與傴巫蹼躄之聲音同故𡰪為从𢆉卩（伏聲之字也

字義本義為服于罪罰也說文部首訂曰辟本用刑之名是也惟辟為借字𡰪為本字也

見于爾雅釋詁又古文獻中多訓辟為君者並非𡰪之引申義

而是他字之假借，迄今無有說此者。然罪罰之意難以為君之意也。余以為辟君字之本字為伯，若知白為辟之本字，則蓋知亦非空疏之見也。（漢字之起源八四一—八四二頁林潔明譯）

C 白川靜曰：「皇辟君，陳氏解作即王妻，其人于乍冊睘卣條下述其說曰

「王妻稱君，君為君后之稱，是以春秋稱魯侯之妻為小君，左傳謂之君氏。西周金文則稱君，天君，君氏，其例如下。

友鼎　內史龔朕天君其萬年頌一

天君鼎　天君賞厥征人介貝　三代·四·四·一

召圜器　召……事皇辟君……賞畢土

𤔲公鬲　休天君弗望𤔲公……君蔑尹姞曆……稽首

對揚天君休（冠·上一二、錄遺九七）

子中鬲　天君蔑公姞曆事易公姞魚三百（斷代五一二〇）

羌鼎　（君）令羌死𤔲車□官羌對揚令于彝（據古二之三·三）

五年琱生簋　婦氏以壺告曰以君氏令曰……（四·二）

以上諸器最後一器是西周晚期，兩鬲是西周中期，最前三器是西周初期器。第一鼎與尊古一·三三的友尊乃一人之作，此鼎與尊皆屬於成王時的簡樸式。友鼎同於商周四七之鼎，友尊形近於趞尊而文辭近於瞏尊、召尊。由此可知成王時的王姜、君、天君、皇辟君都是指一人。但此天君、君、君氏之稱從至成王以後直到春

秋

此器(作册睘卣)王姜命乍册令餕王姜賞作册友鼎友

頌內史與天君之萬年召圜器召尊皇辟君賞賜畢土

召是作册畢公如此則成王君后所直接命令者乃屬

作册內史之官

以畢公為作册者乃據書序史記而言然據陳說則本器之召

即是作册畢公高尊王姜从王得此尊賜賞者也是以王辟君

解作女君者也君氏小君者乃指女君雖正如陳說然君皇辟

君難以確定為君氏之尊稱例如有時期稍後之器如叔夷鐘

中有

公曰夷女敬共辞命夷敢用拜稽首弗敢不對揚朕辟皇

君之易休命

之例。

辟者言辟事之君。如辟天子。朕辟天子。厥辟。辟侯。乃辟。一人辟我一人。乃辟。辟并侯。麦辟侯等。辟者以君臣之關係而言。陳氏以為王妻以作册諸職為臣。然如王妻以婦人而參與公家的行為之例可說是周初極其特殊之事例。據此實難以為王妻與作册諸臣之間有直接之君臣關係。辟無用作女君之例。此句乃言召初見事于周王者也(金文通釋第九輯四七四—四七五頁四四五盧(圜)器。林潔明譯)(2722)

徐中舒曰:「辟指周王言。墻與穆王同時。此辟即穆王」(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六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惟辟孝晉」)

友

(2309)

于省吾曰「唐蘭讀「隹辟孝晉」句，並謂：「正是君長孝父也，友兄弟。」裘錫圭讀「歲晉隹辟」句，訓「辟」為「開辟土地」，又以「孝晉史牆」為句。徐中舒謂：「善于前輩為孝，善于同輩為友。惟辟孝友言穆王善于其臣民，使其臣民皆盡心竭力以事其君。」李學勤讀「農嗇戉晉隹辟」句，訓「辟」為「整辟」。又讀「孝晉史牆」句，並謂「如果連上讀為惟辟孝友，就不通了」。按「隹辟孝晉」是一个成句。以上各說，無論割裂成句與否，均不得其解。

典籍中訓「辟」為「法」者習見，例如：《逸周書・祭公》的「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孔注訓「辟」為「法」，是指「效法」言之。師望鼎的「用辟先王」，「辟」也應訓為「效法」。《詩・文王有聲》的「皇王維辟」，釋文訓「辟」為「法」，是指「法則」言之。總之，「辟」作動詞用，則為「效法」；其在句末作名詞用，則為「法則」。《說文》：

「型，鑄器之法也，从土刑聲。」段注：「《詩．文王》，儀刑文王，刑于寡妻，傳並云刑，法也。刑本作荆，型之省形存聲字也。」按段說本末倒置。依據古文字，則刑罰之刑，刑效之刑，型範之型，本皆作「井」。後世以用各有當，遂致分化。又《爾雅．釋詁》訓「則」為「法」，《詩．卷阿》的「四方維則」，和《烝民》的「柔嘉維則」，「則」均應訓為「法則」。銘文的「隹（唯）辟孝吝」，乃「孝吝唯辟」的倒文。此語上一句為「蔑曆戉（越）替（歷）」。乃「越歷蔑曆」的倒文。金文倒文之例常見，不須再引。「孝吝唯辟」之「辟」作名詞用，應訓為「法則」。這是史牆贊譽其文考乙公以孝吝為法則。又「孝吝唯辟」這句話，和曆鼎的「孝吝唯井」，《詩》之「皇王維辟」、「四方維則」、「柔嘉維則」，其詞例與義訓，恰好可以互相印證。（古文字研究第五輯十三—十四頁牆盤銘文十二解「隹辟孝吝」）

李學勤曰「辟，墾辟，農穡歲苗惟辟，意思是農田得到墾殖開辟，所指當為器主家族占有的田地」（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五頁論史牆盤及其意義「農嗇戉替隹辟」）〈2309〉

戴家祥曰「隹同惟，發語詞，讀如書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之惟。爾雅釋詁「辟，君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八頁牆盤銘文通釋「隹 惟 辟 孝友」）〈2309〉

周法高曰「裘錫圭、李學勤以「隹 惟 辟」屬上句讀，蓋以為史牆盤每一人名之前均有二字形容其美德，故以「孝友」形容史牆之美德，而「隹辟」不得不屬上句讀。且以辟為動詞。唐蘭、徐中舒、戴家祥均以「隹」為語助詞，而以「辟」解作「君」。按史牆自作盤銘，不應

自誇其孝友，恐仍當以「佳辟孝友」為句。

〈2292〉「余弗敢皇辟侯」〈2292〉「住唯用□康令于皇辟侯」〈2285〉「正

乃辟安德」〈2286〉「洛明令辟前王」〈2285〉「休□□大師肩嗣亂

臣皇辟」〈2286〉「用臣皇辟」〈2286〉「□孫子一嗣皇辟懿德」〈2309〉

「惠乃且祖來匹氏厥辟遠猷」〈2309〉「住唯辟孝友」〈2309〉「鑵

欽事氏厥辟」〈2310〉「商用乍作文辟日丁寶尊彝」〈2320〉「用辟

先王」〈2320〉「用辟先王」〈2349〉「唯卒□歲吏史乃子[illegible]萬年辟事天

子」〈2349〉「王唯念□辟剌烈考甲公」〈2273〉「女汝其用鄉饗乃

辟軝侯逆造出內事人」



a

匍 盂鼎 匍有四方

書金縢作敷佑四方 〈0676〉



史牆盤 〈Q309〉



師克盨 〈Q98〉



秦公鐘 〈Q476〉

a白川靜曰「闢于匍有三國」維引書金縢「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之句為證積微居中曰

按匍有義難通匍當讀為撫襄公十三年左傳云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四海以屬諸夏又昭公元年云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爾室又昭公三年云君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秦公鐘云匍又四方匍亦當讀為撫禮記文王世子云君王其終撫諸鄭注云撫猶有也撫與有義同故二文連用匍與撫古音同故二器皆假匍為撫矣

書金縢云乃命於帝廷敷佑四方敷佑亦當讀為撫有……
王靜安以敷佑四方證此銘之匍有四方字音雖合而義則
不明也

秦公鐘之「匍有四方」在秦公毀中則作「竈囿四方」似不必定與
撫有為同語也，當以之各為一時之用語為是。叔夷鐘銘「咸有
四方」又詩執競「奄有四方」之句。（通釋十二輯六五二頁六二，大盂鼎，林潔明譯）

周法高曰：「師克盨『匍有四方』，文物一九五九年第三期六四頁
羅福頤「克盨」釋匍為備，非是，余初從其釋文，應改正。」

唐蘭曰：「敷，普遍。書金縢『敷佑四方』，盂鼎作『匍有四方』，就即有上
下是概括各方，等于現代人把物叫做東西。」（文物一九七八年
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

史墻盤「匍敷有上下」〈R309〉

徐中舒曰「甫同溥，大也。」甫有上下，「言廣有天下臣民」（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三九頁西周墙盤銘文箋釋）「甫有上下」

戴家祥曰「師克盨膺受大命甫有四方，秦公毁高弘有慶甫又有四方，大盂鼎甫有四方，畯正氒厥民。書金滕「敷佑四方」，前人讀甫為溥，訓大，翁祖庚謂借甫為撫，古音無甫同部（攈古錄三之三，三六頁）楊樹達從其說，并云「左傳襄公十三年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四海，以屬諸夏，又昭公三年云「君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撫與有義同，故二文連用，甫與撫古音同，故二器皆假甫為撫矣（積微居金文說六二頁）按撫字典籍常見，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大上以德撫民」，周禮秋官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禮記文王世子引「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撫諸」，鄭玄注「撫猶有也」，撫甫音義並同，翁說

得之。佑古止作右。儀禮鄭注「古文右作佑」。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中國不救,吏狄不有,即不右也。」又為右手,有从又聲,故有右,又都可通假。(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四—六五頁墻盤銘文通釋「匍撫有上下」)〈X309〉

李學勤曰:「書金縢『敷佑四方』,大盂鼎、師克盨均作『匍有四方』。有人想把匍有講成撫有,從本銘看是不對的。有可讀為宥。呂氏春秋去宥注『利也』。上下指君民。意思是說文王諸臣能上利于君,下佑于民。」(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九—一五〇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匍有上下」)〈X309〉

〈[illegible]〉「上帝降懿德大甹(粤),匍有上下,迨受萬邦」〈X331〉「匍有四[illegible]

[illegible]」〈X167〉「匍有四方」〈X98〉「匍有四方」

旬

旬 旬 李孔为 旬 <0768> 旬 井 均 <0616>

加藤常賢曰：勹为旬之偏旁。契文 [glyph] 金文 [glyph] 篆文 [glyph]

旬 金文 [glyph] 古璽 [glyph] 篆文 [glyph]

字形，關於勹之字形，王國維曰：

勹即旬也（古文聲系引）

勹在契文中用為旬之意，固為事實。然此究是何物之形象，則全無說明。唐蘭考察諸家對勹字之說明而曰：

余所見有父戊旱盤、亞矣盤、舟盤，盤腹內均有一爬蟲之圖畧，如 [glyph] 當即勹形，惟彼為正面，故有兩肉角。……然則勹或勹象龍蛇之類而非龍或蛇字。……余謂螾即勹之假借字。……然則黃龍也螾，即螭，而勹實象螭形也。……（天壤閣甲

骨文字考釋四十一頁)

謂即蟜或為螾也作為字形正是如此从音言之則當為地螾之螾也

又唐蘭曰

6為寶勻之古文(同前)

說文以勻為會意字然在金文：為重文之符號故勻為螾龍並一圍而表示尚有一圍者也故以勻為螾龍之二圍之意者是也。

字音與倫切此音由螾之寅音而來此音表示環繞之意。字義螾龍之一圍或二圍之意故作為實物之螾龍其意脫落而僅用為「周」「圍」之意也」(漢字之起源六六一六七頁) 林潔明譯)

<又264>

句

1220

甸 从日从勹說文古文作𠣞

王孫鐘專甸于口 (mbo)

甸 王來奠新邑鼎

國法高田古文字字形表三六一頁甸字下收王來奠新邑鼎

未知所出，姑據補。

<又引>

「口口甸又四日丁卯」

⿱宀复 復 或作⿱宀复，見說文。

史墻盤〈239〉

唐蘭曰：「⿱宀复是復字或體，見說文。通腹，詩兔罝：『公侯腹心』。」（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宀复（腹）心子茲廄（納）」〈239〉

徐中舒曰：「⿱宀复說文以爲重複之複，此腹心連文，當讀爲心腹之腹。」（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四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遠猷⿱宀复（心）〈239〉

戴家祥曰：「第三字洪家義、唐蘭、裘錫圭、徐中舒並讀腹，按說文復，古文作⿱宀复，漢書董仲舒傳：『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顏師古注、

復歸也。「遠猷復心」、謂遠道歸心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五頁墻盤銘文通釋「遠猷復心」）〈2394〉

周法高曰：說文卷九上勹部「匔，重也。从勹，復聲。𠣬，或省。」小，扶富切。史墻盤假為腹。

〈2309〉「匔（腹）心子茲𠭯（厥）納」


又

冢

𨚕壺冢司土(2234)


ㄛ

𨑳蓋冢司馬(1463)

朱德熙裘錫圭曰:「冢當讀為『重』,重一石三百三十九刀之重的意思是這個壺的重量是一石之外再加上三百三十九把刀的重量。『刀』疑指貨幣之刀,因為『刀』不是正式的重量單位,所以後邊必須加『之重』二字(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五一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亂銅對蚉壺冢重一石三百卌= 三十 九刀冢之重」(2286)

朱德熙裘錫圭曰:「冢借為『重』,壺足銘文中冢字亦當讀為『重』,參看注[21](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五〇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2288)

張政烺曰「冢，裘錫圭謂當讀爲重。」（古文字研究第二三七頁中山國胤嗣𧊒蚉壺釋文「而冢賃任之邦」）<X88>

李學勤曰「冢讀爲重。春秋緯說題辭「冢者，種也」，釋名釋山「冢，腫也」，可証冢重音通。這個字的釋讀是通過中山青銅器得到的，實際以往著錄的戰國銘文已有若干例子，如韓器春成侯鐘（三代18.19）。

「春成侯中府半（意思是半斗）重鍾冢重十八益鎰」（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八期四〇頁從新出青銅器看長江下游文化的發展。王子申豆「冢十昚四昚𡔖桼」）<X665>

「而冢賃任之邦」<X88>

「冢重一石三百卌=三十九刀冢=之重」<X88>

<X667>「冢十昚四昚𡔖桼」

<X667>「𣲘𣪘冢三桼二𡔖桼四口」<X667>

「冢重二宰百六十二斤釿之冢重」〈文6697〉「冢重二宰百六十二斤釿之冢重」〈文6687〉「一益鎰十釿半釿四分釿之冢重」〈文6687〉「六益鎰半釿之冢重」

a 

b 

孟鼎〈0676〉 苟 不苟 孳乳為敬

c 

大保簋〈1323〉



班簋「苟敬悳」〈大6〉

白川靜曰：苟字奇觚謂即苟之省，敬也。憲齋釋字為節，以為持節之形，然賸稿中則改釋為敬。大系謂字形象狗貼耳而坐之形，由此而得敬之義者也。然字之下半乃人之跪坐之象，非犬形也，蓋為附有頭飾之巫女等敬聽神意之象也。字之立意與若字有相近之處。（金文通釋第二輯六二頁三大保毀　林潔明譯〈1323〉

加藤常賢曰：苟  金文  篆文  古文

字形首先必須指出者乃此字並非从艸苟與苟二字完全不同。又苟字本來作[illegible]而非作苟者也。尤其是金文已有作苟。此乃由[illegible]變化之形體也。

故有[illegible]及[illegible]之體。更有於此加上口之字形。余以為[illegible]字中不過僅是聲符而已。[illegible]乃表示跪坐而頭與身體並屈向前後或為伸展之意。說文解作自急勅也者亦可解作自窮曲也。急勅者連言之語也。可要約為曲義。跪坐而屈曲身體正是恭敬之容貌也。

字音己力切。此音表示跪坐而屈曲身體之意。如此則一般以為敬之意之本字。可謂即此苟字也。徐灝曰。

疑苟古敬字（段注箋）

字義。敬之本字。身體向前屈曲之意。（漢字之起源二七六）二

七七頁 林潔明譯

〈0224〉「苟△敬高享戎哉」

〈2362〉「俗豙不敢不□苟△敬畏王命」

敬 秦公鐘〈又476〉
王孫誥鐘
中山王嚳壺〈又2286〉
𧊒嗣𧊒螸壺〈2288〉

張政烺曰：敬字不从口，古璽文中常見。嚳壺，「嚴敬不敢怠荒」，「故辭禮敬則賢人至」，又「以儆嗣王」，儆字从之，確是敬字無疑。（古文字研究第二四四頁中山國胤嗣𧊒螸壺釋文敬命新墜地〈2287〉）

〈又21〉「敬夙夕用事」〈又22〉「敬毋敗速績」〈又36〉「訓賓敬為嚳壺九」〈又98〉「敬夙夕勿廢朕命」〈2286〉「嚴敬不敢怠荒」〈2286〉「詒故諱辭禮敬則賢人至」〈2287〉「迮不達辛……夷敬思順天德」〈2288〉「敬命新墜地」〈2288〉「子子孫孫毋有不敬」〈2293〉「唯女汝𢓊朔……其敬辭乂乃身」〈2293〉「敬戒戒」〈2331〉「今……夙夕虔敬」〈2476〉「夙夕虔敬朕祀」〈2446〉「敬與盟祀」〈2446〉「敺民之所敬」〈?〉

a 鬼 鬼壺<2787>

b 說文古文从示 陳盼簋鬼神<4336>

c 盂鼎二鬼方 从戈从甶<0671>

c 白川靜曰：關於鬼方餘論中曰：

按方上一字从犬从甶當是魏字筆畫微有泐闕魏方即易高宗伐鬼方集解引干寶云鬼方北方國也詩大雅蕩覃及鬼方史記五帝本紀索隱云匈奴商曰鬼方周曰獫狁若然鬼方即獫狁此周初器故尚稱鬼方歟

孫氏以為鬼字从犬形然字明顯地乃从戈形王國維之鬼方昆夷玁狁考（觀林十三集）謂鬼方混夷串夷犬夷獯鬻葷粥薰育胡等皆為依其原音而寫之之名也陳氏以王氏說為非以為此等稱謂中本身存有區別有不可混用者（參卜辭綜述第八章第五節）銘文

蓋謂盂携鬼方之虜醜並佩以表示虜醜之旂以入門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九〇—六九一頁小盂鼎林潔明譯<671>。

加藤常賢曰：鬼 □□（契文） □（並醜字之一部分）□□（金文）

鬼（篆文） 䰟（古文） □（子字之籀文）

字形說文以為由人由及厶（賊害之意）三字構成，然第一金文不从厶，故此蓋為後世所加之聲符也（饒炯說文部首訂）。雖為後世所加，然乃表示鬼字之古音為鬼衷切，故甚為重要。故金文最初之字乃由由字及儿字（說文云：仁人也，如鄰切）構成（說文以為从人誤也）。其次二字之頭部，初見以為是田字，而實為由字之變體，若見契金文之由字即知也。篆文之由字亦同。然說文於此字別置而曰鬼頭也，象形。唐韻讀作敷勿切。然此字

在典籍中無單獨使用之例。然至於此字所以讀作此音，若知由字所表示之意義則固瞭然而悟。故余以為鬼字之不从厶者乃从儿(此處非仁人即佝僂人之意)而是如佝僂人之屈曲之形之意也(意符)由(息走切)聲(聲符)之形聲字也。

字音，唐韻作居偉切，然古音為厶(息夷切)而轉為居偉切，兩音為互轉之音也。四字有丕及𠮛兩音，斯字以其為聲符而讀作𠮛即其例也。故由(𠮛)表示此音。此音所表示之意即古代文字欄所舉之子字之籀文之意也。此為使似于死者而加上長毛以此附於臂上而置於儿上之形也。長毛之頭及臂乃欲綜之死者之神頭也，謂之魌頭。故由之音為子之音，表示此魌頭之意也。

字義：人蒙死者之魌頭，佝僂而在神之座之意也。魌頭為死者

之頭故謂死者為鬼也。古者謂天神地祇人鬼，鬼者謂人之死者之神之意也。以來在中國所有神頭皆長毛，稱之為亂髮者亂髮(類編集韻)之意也，故以由為鬼頭，讀作敷勿切也。然說文自始皆以由為俗音之字，此蓋不知子字之籀文為表示神頭之意者也。鬼歸也(爾雅釋言等)者正是死者歸來之意，此意依上述蓋可瞭然也。依天之魂來止於魅頭，故多僅祭如子字之籀文之魅頭，故人死與雨曝屍體而使肉腐而成白骨(古代謂此事為死，說文死澌也，即是也)保存其頭蓋骨稱之為魄，白骨之意也)而祭之。其後則造與死者容貌相似者而祭之，故祭祭此之所稱為廟(貌之音)者也。(漢字之起源二三〇一二三二頁 林潔明譯)

甶[a]

甶

長甶盉 (4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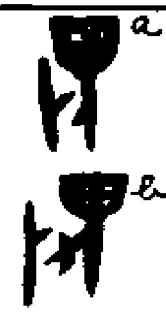
[a] 白川靜曰：關於甶之形，說文鬼（九卷）之部首曰「鬼頭也，象形」，敷物切；又思（十卷）部首曰「頭會腦蓋也，象形」，息進切。師詢毁銘有「師詢其萬甶年子子孫孫永寶」之例，萬甶年與詩之萬斯年同，思斯皆用爲助詞之字也。故今以甶字讀作思之音也。（金文通釋第十九輯三四四頁一〇三長甶盉 林潔明譯）(4122)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〇六頁甶字下收長甶盉。按說文卷十下囟部「頭會匘蓋也。象形……或从肉宰。古文囟字。」息進切。字形表同白川說，容庚則收入「鬼頭」之甶字下，以其爲人名，故無可考。白川氏所引師詢毁即宋人著錄之

師訇殷 <大24> 西

<又166> 「長甶作寶尊殷」

<又944> 「長甶乍寶障殷」



a
b 畏 盂鼎 畏天畏〈0676〉



駒父盨蓋〈2362〉



王孫誥鐘

a,b 白川靜曰：「天畏，天威也。有詩我將『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康誥『天畏棐忱』等例，金文中則班毀銘有『亡不咸數天畏』等。」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六三頁六一 大盂鼎 林潔明謹〈0676〉

趙世綱、劉笑春曰：「𢽾即畏，畏威同音通假，期可能為忌的異體，畏忌意即有所顧忌。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趙簡子問禮于子產，子產說為刑罰威獄，使民威忌，以其震曜殺戮。威忌為西周至春秋銅器銘文中常用語，如

周公華鐘『余畏龔威忌，恐穆不遂』。法高按：此據積古齋誤釋，周當作邾，畏當作畢。

周公望鐘『余畏龔威忌，鑄辟龢鐘』。法高按：此據積古齋誤釋，望當作牼，餘詳同前條。

邾公華鐘「皇考曰余畢龔威忌惄淑穆不墜于(高按此與周)公牼鐘銖重複

叔夷鐘「女小心畏忌」

趩即翼同音通假畏忌翼翼意即有所顧忌小心翼翼(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十期二九頁王子午鼎銘文試釋毀期趩趩)

「蔡侯產作畏忌」〈2362〉「余豕不敢不(苟)敬畏王命」〈4617〉

余不毀不差惠于政德」〈4617〉「毀期趩趩」

㱦 說文所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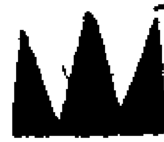
𩰫 (2130)

吳匡曰「第二行第一字容庚收入金文編由部，誤。由疑非字，尤不應立部。由部畏禺二字實皆從鬼。沈兼士、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國學季刊三九八—四十八頁非另有鬼頭字也。此字之田偏旁實為鬯字。卜辭（前一、一八、四）

丁酉卜貞王賓文武丁伐十人卯六牢鬯六卣亡尤。鬯字即作⊗，金文伯晨鼎（三代四·三六）作[glyph]，此字之田亦其形變也。字應釋𩰫。說文「𩰫，列也，从鬯夷聲，讀若迭。」段玉裁改為烈，酒氣酷烈也。然亦非初義。鬯為釀酒器物，从鬯字若鬯若鬱無不與釀造有關。以黍釀造者曰鬯，以稷釀造者曰𩰫。巨黍古音近。試同。金文盨字或从巨為音符，或从夫為音符，𩰫字从聿夫聲而讀為舒，舒黍音同，是則巨黍古音亦同也。夷稷古

音近，或同也。史謖陰入封轄，莊子達生「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而息列子黃帝「而便字均蓋謖字，便使形近（漢書功臣表史樂成謖蓋便樂成）使謖音近致誤。謖為高梁，高梁酒性烈，因引申為酷烈字。

鍞為鍞盟，者盟與呂鼎（三代四、十三）「王易呂鬯三卣」同例。（大陸雜誌第六十三卷第二期四頁說鬯尊）



盉 父乙 <0893>



盉 山御 <4075>



<0675> 克鼎



善夫山鼎 <又151>



中山王嚳鼎 <又287>

<又151> ┐右善膳夫山 └ <又151> ┐王乎呼史奉冊令命山 └ <又151> ┐王曰山

└ <又151> ┐山拜稽首受冊佩以出 └ <又151> ┐山敢對揚天子休

令命 └ <又208> ┐闕遷山谷至于上侯 └ <又209> ┐啟從王南征遷山谷 └

<又224> ┐鍚叔山父作簋姬尊簋 └ <又286> ┐中山王嚳命相邦賈 └ <又287> ┐

中山王嚳詐乍鼎 └ <又682> ┐山 └

峉

峉 說文所無

曾侯乙甬鐘<2494>

風法高曰「黃翔鵬先秦音樂文化的光輝創造（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七期三五頁）讀峉為徵，即五音中之徵音。又讀「鎆峉」為變徵」。

<2494>「無鐸之峉曾」

<2494>「新鐘之鎆峉」


a

張政烺釋府从貝謂印府庫之府　大府盞〈1374〉


b

鑄客鼎〈0370〉



鄂君啟節舟節〈0X2〉



《資銅牛》〈2099〉

殷滌非曰「資即府之繁文」(文物一九五九年第四期一頁安徽壽縣新發現的銅牛)〈2099〉

郭鼎堂曰「資乃府庫字之繁文以與財政經濟有關故字从貝」(文史三三六頁關於鄂君啟節的研究)〈0X2〉

徐中舒、伍仕謙曰「宙从由，由當即薨之省文人死曰薨，禮記曲禮「公侯曰薨」，以此為公侯死之專稱，乃經師強為分別之詞。如朕之本義為我，自秦始皇自稱曰朕之後遂為專制帝王自我之詞」(中國史研究九四・九五頁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室圖說

明四中山王宮室圖說明」其一寢（將）廟（堂）」〈又289〉

周法高曰「徐中舒、伍仕謙說非是，當從朱德熙、裘錫圭釋賡，見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五一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

〈又2〉「為鄂君啟之賡府」〈又2〉「則政（征）於大賡府」〈又3〉「為鄂君啟之賡府」〈又99〉「大賡之器」〈又289〉「可其一寢藏賡府」〈又361〉「大賡府為王僧箸鑄」

庫

朝 討右庫戈 <9-603> 庫

戈 <9-773> 右庫

「工帀金倉庚冶君務造」<X2253>

「八年奠倫㝬嗇司寇史陞右庫工帀早高冶君口造」<X658>

「臨汾守曋庫係？工歇造」

<X229>「奠右庫」<X230>「奠右庫」<X231>「奠左庫」<X232>「奠武庫」<X233>

「奠坐庫」<X234>「奠坐庫戟束剌」<X235>「王二年奠命韓……右庫工帀師鳴庚」（殘）<X236>

「王三年奠命韓熙右庫工帀史袞狄冶口」<X237>

「九年奠倫何𤧚司寇審商武庫工帀師盟鑄章冶犽」<X238>

「十四年奠命令肖趙距司寇王賭武庫工帀師盟鑄章冶口」<X239>

「十五年奠倫肖距司寇彭璋右庫工師陳星冶贛」<X240>

「十六年奠命肖距司寇彭璋坐庫工帀皇佳冶穣」<X241>

「十七年奠命坐悍司寇彭璋武庫工帀皇早冶犽」<X242>

「廿二年奠倫韓恙司寇吳裕右庫工帀張阪冶贛」〈X243〉「廿二年奠命觟口司寇吳裕左庫工帀吉忘冶綃」〈X244〉「卅一年奠命槁涵司寇肖它生庫工帀皮耴冶君尹启」〈X245〉「卅二年奠倫槁涵司寇寇肖趙它生庫工帀皮耴冶君尹𤽊」〈X246〉「卅二年奠命槁涵司寇肖它生庫工帀皮耴冶君佀造」〈X247〉「卅四年奠倫槁涵司寇肖它生庫工帀皮耴冶君𤽊造」〈X248〉「元年奠倫槁涵司寇芋庆生庫工帀皮耴冶君貞造」〈X249〉「二年奠倫槁涵司寇芋庆生庫工帀皮耴冶君𤽊造戜戟束剌」〈X250〉「三年奠鄭倫槁涵司寇芋庆左庫工帀卲沂冶君弱造」〈X251〉「四年奠倫韓口司寇長張朱武庫工帀弗冕冶君數造」〈X252〉「五年奠倫韓口司寇張朱右庫工帀皂高冶君𤽊造」〈X253〉「六年奠倫冕䳄司寇向口左庫工帀全倉庆冶君口造」〈X254〉「七年奠倫冕䳄司寇史陞左庫

廣 廣父己簋〈1084〉 不𡢁簋〈1393〉 班簋 廣戎 令工 功〈316〉 史牆盤〈2309〉

唐蘭曰「廣从黄是黄字異體說文誤作𡕣為光字古文古代黄光常通用黄與𡕣、觵與觥、纊與絖並可証」（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廣能（批）楚荆（荆）」〈2309〉

裘錫圭曰「廣𢡆楚荆」就是廣泛地撻伐楚荆的意思（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七頁史墻盤銘解釋「廣𢡆（笞）楚刑（荆）」〈2309〉

戴家祥曰「第一字从广从𡕣當釋廣、廣、康、唐紐雙聲義得通假易晉「康侯」釋文引鄭玄注「康，廣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而寶康瓠」索隱引李巡曰「康謂大」毛公鼎「康能四國」齊侯鎛鐘「康能乃九事」廣能即康能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八頁墻盤銘

文通釋」廣能楚荆（荊）〈2301〉

李學勤曰：「廣，小爾雅廣詁『遠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二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廣能楚荆（荊）」〈2309〉

〈2309〉「廣能（批）楚荆（荊）」〈2332〉「廣啓瘨身」〈2333〉「廣啓瘨身」

厔 底

害簋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六六頁底字下收宰犀父簋，今補見宋薛尚功薛氏鐘鼎款識卷十四頁大宰辟父敦，考古圖卷三頁十五作周敦，清劉心源古文審卷七頁八作害敦，蓋因銘云「宰犀父右周立」作器者，或釋為周，或釋為害，而薛氏又以佑者名簋也。吉金文錄卷三頁十九周敦「宮嗣厥僕小射底魚」並云「底魚，取魚也，魚一作獻」。双選卷下之二頁廿七宮毀「[illegible]作馬」，「魚」作「魰」，並云「說文，御，禁苑也，或从魰」，說文卷九下广部「底，山居也，一曰下也，从广，氐聲，都礼切。左昭元年傳「底祿以德」，杜注「底，致也」。底魚猶言致魚也。然按字形當隸定作厎，說文卷九下厂部「厎，柔石也，从厂，氐聲。砥，厎或从石」，職雉切。爾雅釋言「厎，致也」。

足二字百通


a 庶 从厂

矢簋 〈4384〉


a

〈1470〉盂鼎



〈2356〉衛盉



中山王譽鼎 〈2286〉



中山王譽壺 〈2287〉

a 白川靜曰：「大盂鼎有『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庶人亦在人鬲之中。在此將兩者加以區別者，蓋以前項之人鬲為屬於鄭七伯者，此一庶人則作為宜庶人，乃另一團體者也。庶人者大概指从事農耕之人。」

左傳襄九年　庶人力于農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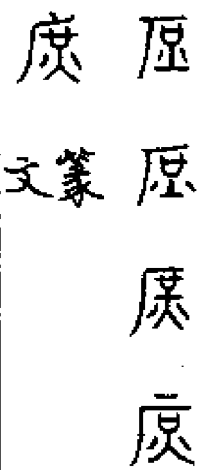
管子五輔篇　庶人耕農樹藝。

書胤征　嗇夫馳，庶人走。

大盂鼎中庶人乃在人鬲之最下層，郭氏以為當是與上文之闲即旺同列者，然旺乃从外來者，故與土著之庶人分別而言云。庶人亦與夫而言，此點與人鬲相同。大盂鼎中庶人亦屬邦

嗣四伯之下，然此器則不屬於伯之下而單冠以宜地之名（金文通釋第十輯五五一－五五二頁五二宜侯夨殷林潔明譯）

加藤常賢曰：庶，



金文　篆文

說文將字分解為广及炗而說明之，以為衆之意也。誠然此字在金文及典籍中皆多用為衆之意，然广與炗無以得衆之意也。金文字从厂（巖）及炗，說文之解釋不能適用也。林義光以為字乃从火石聲之形聲字（文源卷十二）此字因含有火之意符，則必須含有與火有關之意義也。然文獻上殆無該種用法，僅周禮秋官有庶氏之官，其鄭注曰：

庶讀若藥煮之煮，驅除毒蠱之言也。

庶與煮同音，藥煮亦寫作藥庶，庶者驅除毒蠱之意，云周禮之

本文曰庶氏掌除毒蠱之事……以嘉草攻之嘉草雖不知為何草然似是燻之以驅除毒虫也燻此嘉草以驅除毒虫謂之庶也又周禮秋官翦氏

除蠹物……以莽草熏之掌凡庶蠱之事

之庶字之用法亦同義則庶字从火之理由判然可知也

甘蔗又作甘柘亦作樜或柘(此山經)盜跖亦又作盜蹠拓又或寫作摭故石為聲符可知也是則庶字乃从火(意符)石聲(聲符)之形聲字林義光之說是也

字音商署切石表示此音此音所表示之意義為措字義加上火字之意則為置於火上之意也周禮之用例乃此義之引申顏氏家訓書證篇有加火于庶之字而為⿱庶皿字是則庶當是⿱庶皿之意也(漢字之起源六一一—六一二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說文庶屋下眾也从广炗炗古文光字附有鉉等曰

光亦众盛貌……

文源對說文所云之字形提出疑問曰

按光字諸彝器皆不作炗庶众也古从火石聲石庶古同音

从火取众盛意

提出石聲之說然字非从石之形者也見金文之字形即可知也故六書疏證以為从炗之字與庶字不同以庶為宮庤之庤積藏众物之室也又有以庶黥之意說之者假借義證引王鳴盛王念孫之說曰

尚書後案云五刑臏宮劓割頭庶剠者庶剠即墨庶煮也秋官庶氏以藥物薰攻毒蠱故以名官彼注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為瘡以墨塞瘡

孔令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剠也

王伯申曰考御覽刑罰部黥下引尚書刑德攷曰涿鹿者竿人顙也又引鄭注涿鹿黥皆先以刀竿傷人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之民然則墨刑在面謂之黥在額謂之涿鹿涿古讀如獨獨鹿疊韻字也頭庶剠即涿鹿黥頭涿古同聲庶則鹿之謠耳按此說因通但本係借字乃後案亦可並存兩說之中後案乃就字之聲義而說者也尤其是庶煮也之訓可作為庶之聲義之參攷者為形聲字古者乃以[illegible]者聲之字也庶雖以為从炗之字而卜文金文之光字無作此形者庶之金文字形明顯地乃在庶下煮沸器中之物之形當為煮之初文之形象也金文中用為庶人庶古庶民庶士士庶子庶女等用作众庶之意之例甚多者亦用為諸之義者者侯者者婚遘

父兄者士者父者兄群者侯等語例用法上雖有區別然聲義相近之字也者本為書之初文故此亦為假借義也庶者聲義皆近尤其是庶煮乃通用之字庶字所从之口其後作廿非載書之口乃煮沸用之器之形加火於此之庶字即煮之初文也煮為形聲字周谷城氏之庶為奴說古史零證引周禮庶字注以為庶者聲義相同庶為加火於鍋之形即上海人所謂竈坡間者字之下部亦為鍋也云又謂庶之基本義為雜屋因而引伸有卑賤庶子众庶等義然者字與書之義相近庶字之他義蓋或為假借也其文未載郭氏之來信以庶為廚之初文者為煮之初文而用為众諸之義者假借也皆非得庶者之本義本有者也說文新義卷九下一九二六——一九二八頁林潔明譯

于省吾㈠」說文：「庶，屋下眾也，从广炗，炗古文光字。」段玉裁注：「諸家皆曰庶眾也，許獨云屋下眾者，以其字从广也。」王筠說文句讀：「广下之光，照徹四壁，有眾意焉。古文光廣通用。又木部桄、充也，廣大充滿，皆有庶意。」林義光文源：「按光字諸彝器皆不作炗。庶、眾也，古作□，从火石聲，从火取眾盛之意。」林氏據金文糾正了說文對庶字偏旁結構的錯誤分析，提出了庶字「从火石聲」，這是對的。但仍因襲舊解而以「从火取眾盛」為說，殊有未當。

甲骨文庶字作□、□、□（珠九七九、京津二六七四）等形，舊不識。甲骨文石字作□或□，西周金文石字則變形作□。故盂鼎庶字作□。東周金文者沪鐘庶字作□。故說文作□。

林氏謂庶字是「从火石聲」的形聲字，有其正確的一面。孟子盡心：「蹠之徒也」，音義引張音：「蹠與跖同」；說文拓之或體作摭；說文「樜木」山海經北山經作「柘木」；說文「藷，藷蔗也」，司馬相如子虛賦作「諸柘」，均可證庶从石聲。

但是，庶字之所以从火从石，則是一个懸而未決的問題。其實，用火燒熱石頭以烙烤食物，或以燒熱的石頭投于盛水之器而煮熟食物，則是原始人類普遍采用的一種熟食方法。這在一些少數民族中曾經沿用了相當長的時間。例如：「閔皮考人調製食物的技術是站在頗高的階段之上。從前面說過的可以知道，他們已經懂得用水煮肉和根莖。……不過肉類不常煮食，大半是在火上用燒串烤炙，或夾在兩塊熱石

間燒烤。諸蘋也常放在熾灰中烤炙的，或者切成小塊，包以樹葉，放在熱石間燒烤」（吳覺先譯經濟通史一三五頁）又如波里內西亞人，「最常用的炊爨方法是用熾熱的石塊，上蓋樹葉，再覆以土。先在地下掘小坑，中堆柴薪，視爐坑之大小，柴上置小石塊五十至一百枚。柴燃石紅，將爐石攤開，堆食物于石上。」（同上，五七三頁）我國松花江下游的赫哲人，「在用鐵鍋煮物以前，沒有知道制造陶器。在他們的傳說中……用極大的木盆一个，內盛水。將肉放在其中，以石塊燒紅，立刻浸入大盆水中，如是數次即水沸肉熟。」（凌純聲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册六五頁）根據上述事實，我們可以判定甲骨文从火从石的庶字，也就是煮字的初文。周禮秋官序官庶氏鄭注：「庶讀如藥煮之煮」。

這是庶和煮音近字通之證。要之，古文煮字本作炻，即庶字。用水煮物之煮，用火炙肉之炙，均係後起的分化字。……總之，甲骨文庶字是「从火、石，石亦聲」的會意兼形聲字，也即煮之本字。凡會意兼形聲字，仍應屬形聲的範圍。庶之本義乃以火燃石而煮，是根據古人實際生活而象意依聲以造字的。但因古籍中每借庶為眾庶之庶，又別制煮字以代庶，庶之本義遂湮沒無聞。周禮鄭注雖讀庶如煮，也不知庶為煮之本字。說文根據譌變後的字形，割裂庶字上邊的广解為屋形，又把腋下的炗說成是古文光字。从而把从火石聲的形聲字曲解為从广炗的會意字。漢以後遂沿譌襲謬，習焉不察。林義光雖認識到庶字是由火、石兩个偏旁所構成，但仍以為庶之本義為眾盛。其實眾庶之庶的本字，在甲骨文

中作夏，从众夏聲。但後世以庶代夏，庶行而夏廢。這和風行而雚廢，星行而曐廢，地行而墬廢，靁行而靐廢，雷行而靁又廢一樣，是合乎文字由繁趨簡一般規律的（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四三一—四三四頁釋庶）

張政烺曰《爾雅·釋言》「庶，幸也」，又「庶幾，尚也」。（古文字研究第二二六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釋鼎銘」社稷其庶虖乎」）

唐蘭曰「在礦山上采石采玉以及采金屬原料和冶鍊金屬的人，大多數應當都是奴隸，也稱為庶人即衆庶。古代的庶字就是用火來造石塊，這些石塊就是礦石。蚩尤本是國君，大戴禮記孔子說他是「庶人之強者也」，並不是說他是真正的老百姓，而是說明他是屬于礦工部落的」（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五頁中國青銅器的起源與發展）

(0220)「飯作餐飲中則庶民信附」(0287)「社稷稷其庶庠乎」(0330)「

矩-白 伯庶、人取董瑾章璋于袁衛」

a 廙 b 廙

廙 䌛且丁卣 <2709>

a,b 赤塚忠曰：廙，說文祀或从異，已與異古音相同，作宀下異者蓋為祀室之意也。卜辭中尚未見廙字，然有司室（前四·二七·八）司與祀亦同音也。（殷金文考釋八三頁 㱿卣(49) 林潔明譯）<2709>

⿰立發 廢或从立發聲

中山王嚳鼎〈文287〉

張政烺曰：⿰立發，从立，癹聲，癹即《說文》癹字。⿰立發蓋即廢立之廢。（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二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語不⿰立發廢𢦏哉」

周法高曰：說文二上𣥠部「癹，以足蹋夷艸，从𣥠从殳。春秋傳曰癹夷蘊崇之。普活切。」段注「隱六年左傳，今癹作芟，音衫。」又卷九下「廢，屋頓也。从广發聲。方肺切。」段注「引伸之凡鈍置皆曰廢。……古謂存之為置，棄之為廢。」朱德熙、裘錫圭亦隸定作「語不⿰立發廢𢦏哉」（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九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

〈文287〉「語不⿰立發廢𢦏哉」

𢈈 a 廟 从广 朝聲

諫伯簋 朝字重見 <1976>

師嫠簋甲 <又21>

廟孱鼎 <又342>

中山王嚳壺 <又286>

張政烺曰：廟，《說文》古文廟。（古文字研究第二一六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

壺及鼎銘考釋 嚳壺銘：「外之則酒將速使尚上勤覲於天子之廟廟」<又286>

<又21>「王各格廟」<又92甲>「公歸𩟄於周廟」<又286>「外之則酒將速使尚上勤覲於天子之廟廟」<又338>「各格廟」<又342>「廟孱乍作鼎」

厈 a

敷盤 <2727> [glyph] 說文籀文从干[?]汗[?] 篇[?] 干部

[glyph] 释为斥 遣尊[?] 王在厈 <2130> [glyph] 甗折 <8314>

C 白川靜曰厈𠨘卣中亦見，乃地名。然郭氏以為此與中方鼎之寒鼎相同，參考𠨘卣且覲兩器亦同時之器曰

此與𠨘卣同言王在厈，而字跡復如出自一人手筆，決為同時器無疑。

斷代則不以之為地名，以為蓋乃宮室之名，乃葊京宮寢之一部分

「金文才下一字當是地名，但也可能是宮室建築之名，如王才寢、王才大室、王才大宮之類。麥尊曰：會王居鎬(葊)京……王以侯內於寢……雩王才㡯，是㡯為鎬(京)京宮寢的一部分，厈當同。此小臣靜卣隹十又三月王

居鎬(豐)京字體與此器極相近可能是同時所作此又斥在鎬(豐)京的一旁證釋名釋宮室側或曰軒乃指長廊之有窗者或即此類但也可能地名

在瞏卣銘中王在斥時王姜派乍册瞏往夷白之許地而綏撫之以「王才斥」之「斥」為宮廟之一部分之名殆無意義之說斥者原為地名韓華中以其地即詩「旱麓」之旱云「瞏卣亦有王在斥之文以音求疑即詩之旱麓旱斥音近古文地名往往从音而無定字也」旱為山名本器與瞏卣中有行賜賞之禮於此並非適合之地也又綴遺中以字為橐之異文即秦之橐泉宮之地然該宮乃相當於周時離宮之舊址不過於字形既不合地望亦有異斥之所在請參照瞏卣一條」(金文通釋五輯二○一二○一頁趙卣林潔明譯)<2713>

〈2314〉

「王在厈。」

2575 (9-1256)

3014

1258 

[a] 厲 金文以为萬字

𣪘伯簋〈1163〉萬字重見

[b] 厲之繁文

子仲匜厲孟姬〈2980〉



衛鼎甲〈2337〉

江鴻曰：中解（大系七）銘：「王大有公族于庚，振旅。王錫中馬自隮侯四騬，南宮貺。王曰：用先。」按唐字从庚聲，庚即唐國，據鄭語注是姬姓國，所以周王在唐檢閱公族。隮即厲國，傳出于岐山的玉戈銘：「令太保省南國，帥（率）漢，徙殷南，令厲侯辟。」（銘文照片見考古學報一九五六年第三期，玉戈傳出土于岐山召公祠，同出兩件，一件無銘，見楊鈞元周玉刀釋文，載于一九一五年出版的國學第三期）證明隮確是漢水流域的厲。唐國在今隨縣西北，厲國在隨縣北，兩地鄰近（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二期四四頁盤龍城與商朝的南土）〈大3〉

〈大3〉「王易錫中馬自隮厲三」

〈2337〉「衛以邦君厲告于井邢伯」

〈2337〉「曰厲曰」

〈2337〉「正迺乃訊厲曰」

〈2337〉「厲迺乃許」

「吏（使）屬誓」<Q337>「卹顧履裘衛屬田三四田」<Q337>「舁厥逆翔彊眔逮屬田」<Q337>「屬有嗣司醽季慶癸燹表」<Q337>「屬君叔子犯夙」<Q337>「邦君屬眔逮付裘衛田」<Q337>「舁厥西彊眔逮屬田」

⿸广立 a 萬卣 王在闌⿸广立 <2727>

⿸广立 b 留鼎 王在遣⿸广立 从广 <0671>

⿸广立 c 長由盉 穆王在下淢⿸广立 <1952>

C 白川靜曰⿸广立郭氏釋居然陳氏以為廙之異文曰字或从宀或从厂或从广立聲卜辭明日次日作羽日或从立為聲符小盂鼎从日从羽从立說文昱明日也从日立聲爾雅釋言翌明也卜辭之羽日翌日尚書大誥召誥顧命作翼日可證立翼同音故廣韻職部昱翊廙翼等字俱作與職切是金文之⿸广立即說文之廙行屋也亦見殷周之際金文后且丁尊 三代·一·三 三八·五 辛亥王才廙降令曰揚殷有司⿸广立之官即周禮幕人掌幕幄帟綬之事鄭眾注云帟平帳也字與廙近此則以⿸广立廙同聲而以為即說文行屋之義者也然以周禮之幕幄充之則非是蓋當解作行宮別宮之類也殷金文字作廙

周器蔡毁㫚鼎等皆作㡸，如雝㡸等皆于㡸上冠以地名而稱之也（金文通釋第十九輯三四一頁一〇三長由盉林潔明譯）

〈1952〉

周法高曰：陳夢家、譚戒甫均謂㡸與廙通，見金文詁林 PP5774—5776。廙，與職切。說文：廙，行屋也，从广異聲（說文詁林卷九下四一四七頁，金文詁林1249號）。準諸翼與翌相通之例，二者可通。說文：㡸，石聲也，从厂立聲，盧荅切。

唐蘭曰：㡸讀如位，金文中凡朝廷宗廟裡的位，均只作立，立字本像人正面直立形。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與金文合。但金文裡凡是周王臨時性的處所，均用㡸

字，或作匽宝。這就是尚書召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的位。第二天乙卯，周公就到洛邑，可見這種位是臨時準備起來的。（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七〇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三六、不指方鼎「王才(在)上厍(侯)庀(位)」）

周法高曰：「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七期周文「新出土的幾件西周銅器」一文中有丕偕方鼎<2226>即唐文中之不指方鼎，該文釋此字為庍，讀為居。」

<2241>「王在減庀(居)」

<2226>「王才(在)上厍庀(居)」



㞋 說文所無 義如揚

令簋 令敢㞋皇王宣 <1377>

唐蘭曰：「㞋字字書所無，當讀如張，誇張的意思，左傳桓公六年：『我張吾三軍』，注：『自侈大也。』」（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八一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四三，作冊夨令簋「令用毅㞋于皇王」）<1377>

周法高曰：「郭讀㞋為揚，容氏從之，是也。揚隸喻紐四等，長隸澄紐，古音相近。」<3449>「婁㞋（揚）𫹉商（賞）」。

⿸广曹 从广 曹聲 說文所無

⿸广曹 中山王嚳壺〈2286〉

張政烺曰：⿸广曹，从广，曹聲。《說文》遠之古文作𢓊，魏三體石經《尚書·君奭》遠之古文作⿺辶曹，則此或是原之異體，讀為願。《爾雅·釋詁》：「願，思也。」《方言》：「願，欲思也。」（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〇一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广曹悉（愛）深則孯（賢）人新（親）」〈2286〉

趙誠曰：疐。《說文》从冂，與此从广同意。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字亦作蹥、作躓。《詩·狼跋》『載疐其尾』，字又作駤。」本銘用作至。（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五三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疐（至）愛深則孯（賢）人新（親）」〈2286〉

周法高曰：趙氏釋為疐，非是。張氏隸定作⿸广曹，朱德熙、裘錫圭亦同。（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八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　古文字字形表五四

四頁陟字下收中山王壺此字，恐非。

（文例）「[illegible]愛深則賢人親」

石[a] 右 己庚豬子簋

石[b] 郭子 石林〈文216〉

石 胤嗣𧊒 盜壺〈文288〉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六九頁石字下收𧊒盜壺圜足銘，今據補。按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六頁河北省平山縣戰國時期中山國墓葬發掘簡報云「銅器大多有刻銘，其中一件有蓋圓壺……腹部銘文刻於兩道凸弦紋之間的周壁上，共五十九行，每行三字，內有重文五個，計一百八十二字……圜足上文字一行，共二十二字，其中合文一」文字表所謂圜足銘是也。

〈文66〉「朱石」

〈文288〉「冢重一石三百卅二十九刀冢之重」



 a

長 寡長鼎<0313>

 g

驫羌鐘 入張城从土



中山王響鼎<2257>



从系。中山王響壺<2286>



从止。樂子嚴𤔲簋<2256>



史牆盤<2359>



長陵盉



兆域圖<2289>

趙誠曰：「張，長之業形，此為長幼之意。」（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一頁）

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而退與者侯齒張於會同」<2286>

張政烺曰：「張，从系，長聲。壺銘張是長大之長，此从系或是久遠之長。」（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二頁中山王響壺及鼎銘考釋）壺銘「任宜義可

𦅫長<2286>

張政烺曰：「張是長大之意，據《史記·燕召公世家》燕王噲在位凡七年，言『噲老不聽政』，則即位時年已極大。」（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三頁中山王響

壺及鼎銘考釋」鼎銘「張長為人宗」〈2037〉

張政烺曰「《左傳》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乃長滕侯」，中山與燕皆姬姓國，故在會同時有序齒的問題，王嚳年少，位當在燕下」。〈古文字研究第二一八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齒張長於會同」

戴家祥曰「第五字乃長字，稍有殘泐，長子臣簠作[illegible]，廣庶長畫戈作[illegible]，是其証。爾雅釋詁：烈，業也。書洛誥「以予小子揚文武烈」，立政「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實一義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一頁「墙盤銘文通釋」「[illegible]駱[illegible]纘文武長剌(烈)」〈2301〉

馬承源曰「長子，即晉國之長子，亦即布幣文子之鄗子」〈文物一九六四年第七期一一頁記上海博物館新收集的青銅器長

子齡臣盧〈257〉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七〇頁長字下收牆盤、中山王墓宮堂圖、長陵盉、中山王鼎、中山王壺。今據補，但字形表牆盤收二篆，其一作[字形]，見附錄下六〇〇條中。錚戴家祥釋為長，唐蘭釋徽，裘錫圭、李學勤、伍仕謙釋敚。字形表所收宮堂圖作[字形]。據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頁二三—二四，圖二五—二六，河北省平山縣戰國時期中山國墓葬發掘簡報之摹本，此字下尚有一橫，釋為「䟫(長)」。今據字形表再加一橫，待續考。

〈X166〉〈X67〉

「𡥃女長于邵古昜口女口」〈X89〉

「敓命(令)长(長)呂𡘋(治)時」

「長由作寶尊簋」〈X251〉

「四年㝨令韓口司寇長(張)朱武庫工」

帀帀急治君做造」〈Ω286〉「而後退與者諸侯齒張長於會同」
〈Ω286〉「齒張長於會同」〈Ω288〉「佳宜義可縣長」〈Ω287〉「張長為人
宗」〈Ω287〉「事𡭴少女如張長」〈Ω289〉「丌其根題跂湊張長三七人
」〈Ω292〉「母弟引章庸又有長子□」〈Ω309〉「＝＝天子䌹周廢纘文
武長刺烈」〈Ω544〉「長由乍寶尊段」〈Ω57〉「長子驁臣畢擇其
吉金」

勿

a 盂鼎 <0676>

b 𦑵 召伯簋 <1312>

c 克鼎 <0675>

中山王譽壺 <Q287>

白川靜曰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

字在卜文金文字形稍異卜文之字形不見旂旗之游之形亦與物字之所从者異胡氏甲骨文例下二七釋字為勿而於字形之所由則無說郭氏粹編三葉則以為勿乃笏之初文古人于笏上書事以備忘字正象其形以為乃笏之初文然聲義並不同李氏集釋則曰栔文勿字不類柄有三游之象至勿之本義郭說蓋近之卜辭勿字皆假為語詞則猶以郭說為是然笏乃後起之制字蓋非取其象者也

文源舉金文字形以為

皆象飛鳥之翅當為非之或體非勿古音近以艸部之字从非勿者互訓之例為證然金文之字形與卜文之字形顯然不同金文之字蓋為以鋤犁撥土之象物犁字之所从即其形也而用為勿者其聲近撥而假借用勿者也亦與勿字形相近隸釋之際兩者相混而為一者也

李萬育之釋勿（詁林所收）以文源之說為非又綜合諸家之說而論之曰

王襄曰勿即物色本字从刀刮取毛色彡象毛也王說亦近鑿劉心源曰易从勿即鳥古文劉說近之然謂即鳥字則萬無可通之理顧鐵僧教授曰易字从勿勿即象太陽光氣勿惚字通白虎通曰神者恍惚太陽之氣也是勿即惚本字之證顧說甚精太陽光氣可象亦猶申金文象電光是其比也

老子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明物皆从恍惚光氣中來也易言之即从太陽中來也太陽光之於物有兩種關係一則無太陽光不能見物呂氏春秋勿躬篇曰昭乎若日月之光變化萬物是又一則無太陽光不能生物王充論衡論死篇曰陽氣道物而生故謂之神是也然則易之从勿與物之从勿雖有形聲之辨而其義則相應也即如勿或體當亦取象旗影閃爍之意不然如許君原詁勿象旗形乃又加㫃豈有不類疊牀架屋而不可通哉

以易為陽光之字从而說勿之初形者也然卜文金文之勿與易之所从亦異比較三者明白易見者也李說亦非得字之初形之說也尤其是以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之老子之語為字說之證頗被接受之論證法然作為字說應避免此種方法也

卜文之勿字其所从與弓體最近蓋為表示某種用弓之行為之字也。其音蓋為撥撥弦以袚邪惡蓋即所謂彈弦之象也。彡不與弓身相接非旌游之象而與指鼓聲之彭字又彤日之彤字之所从相類蓋表示難以用字形表現之空氣之振動或情況者也。我國古亦有鳴弦以袚邪氣之法至今猶存中國古代蓋亦有其法彈弓弦而為袚禳者也。因乃表示其儀禮之字故勿有禁止之義勿蓋本為表示呪禁之意之字也。

卜辭之否定詞多有用弜者弜說文下二作彊也似為弼之初文勿與其音相近王國維有說其字（觀堂集林卷六）以為即詩秦風小戎竹柲緄縢之柲葉玉森（前編集釋四、六）以卜辭中其弜對文之例甚多因以其為疑詞而弜蓋為決辭之必然據文例則當解作否定詞蓋當讀為弼聲說文弼字下（下一二）舉重文从弗之字弼字

輔也重也乃輔弼之字然叨弜皆从弓其音近蓋假借而用爲否定詞者也

金文之勿與从弓形之卜文之勿似爲不同之字乃用耜頭撥土之形物犁之字从之孫氏之文字學中引徐中舒之說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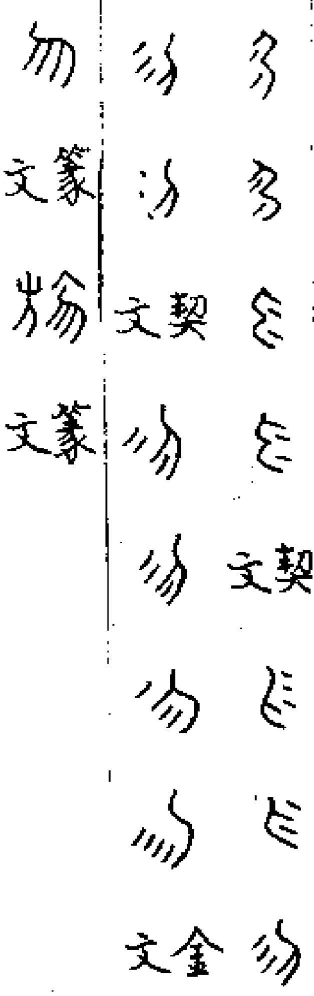
徐中舒曰象耒耜之形所从二刺田起土之象也土雜色故勿訓雜色

然雜色之義實難以爲从土而生者也其字爲撥土之象而有撥之音與卜文之勿弜聲近金文中其字用爲否定詞用爲雜帛之物者本假借也而與偃游陽光之象並無關

以爲字乃鳥羽之象之說从以全羽析羽之襚爲呪飾之事思之實爲有趣之解釋金文中亦有如大盂鼎之行之感動詞乃於之初文也然从勿之字形難以直接導出羽襚之解古有以

領布或風幡為呪物之俗時亦有加羽飾為表示其聲而假借用物字物字本非从勿之形然隸釋時作从勿而承勿之聲義因而稱旞綏之屬為物也卜文之物字形从弓古者以弓祓禳之禮稱為勿意為呪禁其聲義其後由从撥土之象之物字承傳隸釋之際往往有混淆古字之例……幸而勿字卜文金文存其字形而得以追尋字形沿革之原委也（說文新義卷九下一五九二頁又一五九三|一五九六頁林潔明譯

加藤常賢曰勿



契文　金文　契文　篆文　篆文

字形正如此處所列舉一樣契文有二形前者用為否定義之

勿無之意後者則用作物字之偏旁金文不見有勿之形物字
用為否定之勿無之意篆文之勿當然是金文一系之字要之
勿與物並非同一字也
勿即說文曰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之勿旌
象有三游誤也之為游形然僅一游一游而靡于風之形也勿
之形雖不知是否如說文所云半幅而有二色然其為表示雜
色之游也見易字易字可知乃象文飾或光輝之象形字也說
文彡毛飾畫文也
字音文弗切此音為非或不之聲轉若知芴為菲之或體則知
此考是也故檢說文斐字作分別之文也詩巷伯毛傳萋斐文
章措也故為諸色錯雜之意又太玄經昆作白黑菲菲注雜也
故勿之原音為非不過轉為入聲也

字義雜

以字从形觀之余以為乃坺或墢之本字也坺說文曰臿土謂之坺段注一臿起土謂坺用耜掘土之形也國語周語作墢王耕一墢注一耜之墢也正可作此字之解釋貫達國語注曰一發一耜之發也則坺墢之音乃从發即墢而來用耜掘土而排除之意也（漢字之起源八三〇－八三一頁林潔明譯

灋 <又98>「敬風夕勿廢朕命」<四87>「開於天下之勿矧」<又301>「夙夕勿廢朕令命」

旦丁 a

昜 昜

昜 林〈6609〉

旦丁 b

〈4367〉同蓋

[glyph]

鄂君啓節 舟節〈8.2〉

[glyph]

胤嗣 盗壺〈9.88〉好

加藤常賢曰 昜 旦丁 旦丁 契文 旦丁 旦丁 昜 昜 昜 金文 昜 篆文

字形多數學者據篆文而各主其說然若知契文及金文之字亦有作旦丁者則此字之義亦非簡單又非从勿之字也故必先从旦丁字考察之

關於旦丁孫海波曰

啟揚也从日在丁上與旦同音孳乳為揚古文聲系陽部

然並無說及丁究象何物丁或丁因並無單見故不可望文生義故檢从丁之字則有乎（乎）寧（寧）粤（粤）等字此等所从之丁實為丂字乎字為見于方言卷六通俗文廣雅釋詁之題字之

573—49

R7

本字在寧字則丁用為聲符專字說文曰亟詞也然實為顯或罃之本字是則所从之丂皆為聲符而非有關字義

如此則旱應寫作楷書之旱此字為从日丂聲之形聲字也丂為其聲符此聲符所表示之意則說文曰一曰飛揚之說可供參考从丂之聲符觀之余以為乃表示昂揚之意者也故旱當為日之昂揚之意也

字音與章切太陽之光輝之意也

字義加彡於旱而為易字則為昇起之朝日之光彩之意故易字為日光及太陽之意也說明陽字訓作高明也即此易字之解釋也(漢字之起源八七七-八七八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說文易開也从日一勿一曰飛揚一曰長也一曰彊者众貌舉列一曰三義揚長彊皆昜聲韻之訓……

金文中不从勿之字形頗多徐箋尚據勿而論字義曰
六書故引此作从日从一从勿鄭樵曰从旦勿太陽朝升勿
勿然散見按昜與倝同意倝从旦从㫃昜从旦从勿皆取義
於旗蓋日始出時高處先得景於者旌旗之游其景猶少勿
為大旗則光威矣故造字从勿
文源曰按雲開日見也从日一蔽之勿飛也雲飛而日見也然
其說若然則从一勿之字毋寧應解作会也金文不从勿者頗
多用為對揚之揚之初文可从其字而考昜之初形也
對揚乃奉荅册命賜與時之辭詩大雅江漢書說命等亦有其
語金文則如伊殷對昜天子休趩觶⿰昜丮王休對克盨敢對天子
不顯魯休⿰昜丮字作昜⿰昜丮其後更有加女之字形然其初文為昜
昜字作⊙下从丂或作加勿之形以為陽光之象之說从其字

形觀之亦難成立◉與日之形不同且又从丸捧◉之形又或从女明顯地乃捧玉之象从而其下部之丂乃其台座之形又下部加彡者亦其玉光也並非勿字詩豳風七月我朱孔陽者謂其光澤也昜乃謂玉光之字也對揚者以君上之寵賜為光榮之意也陰陽之義乃後起之用法虢季子白盤有洛之陽謂水北也又王孫遺者鐘等有中翰叡揚與詩之既溫且惠等語法相同謂鐘聲之清揚也从昜之字本有玉光之意說文新義卷九下一九五六—一九五八頁林潔明譯

周法高曰「亂嗣對蠚壺敢明昜陽告」參卷七朙明字條

〈又2〉「庚芭昜△陽」〈又2〉「庚松昜△陽」〈又2〉「庚姚昜△陽 內入 㵙灂

」〈又3〉「庚昜△陽 壬午」〈又3〉「庚鯀䋣昜△陽」〈又22〉「僑女汝十王昜△

登賜登」<又67>「姼女長于邵古易△□女□」<又133>「易△錫女汝玄衣

黹屯純」<22587>「敢明易△陽告」<又4967>「對易△揚」<26477>「述易△」<又9117>「

衛自易△」





冉

南彊鉦〈0013〉



師寰簋〈1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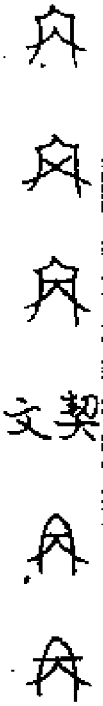


〈0329〉冉



相邦冉戟

加藤常賢曰冉



契文 金文(稱偏旁之字)



金文(單獨字)

字形契金文之冓字之下半部之形也乃承載上半部之台也

字音冉音爲處陵切故此字亦同此音蓋一如台之形表示高舉之意也

字義乘載之台之意也

借用契文及金文多見此字用爲偁人(師𤸫簋)之偁之代用字表示背高舉之佝僂人之意也在古代之朝廷中此種人甚多因彼等作銅器故鑄有此字之銅器出土甚多(漢字之起源五四八頁林潔明譯

參閱附錄上2520號白川靜說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七一頁冉字下收相邦冉戟，今據

補。

<X2081>

「父丁犅冉先亞」

而 a

子禾子釜〈3020〉

而 中山王譽壺〈2286〉

而 中山王譽鼎〈2287〉

〈2286〉「而(能)謀(?)專賃(任)之邦」〈2286〉「而臣宗易(易)立(位)」〈2286〉「而退與

者(諸)侯齒張(長)於遺(會)同」〈2286〉「為人臣而仮(反)臣其宗」〈2286〉「

明友之于壺而告時(?)觀焉」〈2287〉〈2286〉「猶粯(迷)惑於子之而亡其邦

」〈2287〉「而皇(況)才(在)於少(小)君虖(乎)」〈2287〉「此易言而難行施(也)

」〈2287〉「氏(是)以身(寡)人匿(委)賃(任)之邦而去之遊」〈2287〉「尔(毋)母(毋)

大而〈2287〉「悈(?)」〈2287〉「母(毋)富而喬(驕)」〈2287〉「母(毋)衆而囂」〈2288〉「而家(?)

賃(任)之邦」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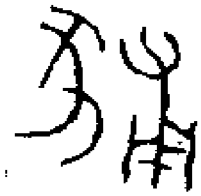
a 豕 隸盞<135>

b

c 西皇父盞<176>

d 頌井以為家室<674>

<又176>「四斗冶客四斗廿三豕𩐁」<又177>「四斗冶客四斗廿三豕盞」<又178>「三豕□右角酒」<又179>「四斗冶客四斗廿二豕盞」<又180>「四斗冶客四斗十豕𩐁」<又181>「五斗□三豕」<又182>「四斗冶客四斗七豕盞」<又183>「四斗冶客四斗廿三豕」



豧

樂子嚴豧簠〈256〉

周法高曰「說文卷九下豕部「豧，豕息也。从豕，甫聲」芳無切。嚴

豧，人名。」〈256〉

〈256〉「樂子嚴豧睪(擇)其吉金」

～ 史豦

豦簋〈1334〉

〈文338〉「令兼適豦。官幎」

〈文546〉「工乎呼師豦。召盍」

1278A ⿰豕吾

⿰豕吾 从豕吾聲。說文所無。

中山王譽鼎〈2287〉

張政烺曰：「⿰豕吾，从豕吾聲，疑讀爲寤，逆也。」（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三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鼎銘「鄧燕君子噲觀㪣（弇夫⿰豕吾（寤））」〈2287〉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謂『觀弇夫⿰豕吾』疑當讀爲『睿恰博悟』（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九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張說非是。」

趙誠曰：「⿰豕吾用爲悟，此爲穎悟之義。」（古文字研究第二五四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鼎銘「顉㪣弇夫⿰豕吾（悟）」〈2287〉

〈2287〉「鄧燕君子噲睿㪣弇夫⿰豕吾悟」

希　　　仉東爵

衛鼎乙〈2338〉　朱

唐蘭曰「原作虎幎緯幃與晨鼎所說虎幃幎同。說文希脩毫獸。爾雅釋獸說緯脩毫。又說貍子隸。緯隸當是一字。那末這是用長毛的貍皮來做幃幔」（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七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九年衛鼎」）〈2338〉

周法高曰「容庚金文編收此字於卷一0069桼字下。蓋以金文及魏三字石經皆以此字為蔡國之蔡。但如據字形而言則當從孫詒讓說桼為古文希字（頁引契文舉例）（金文詁林三八）」今於作地名解之桼字仍列於卷一0069蔡字下。但於衛鼎乙此條列於希字

下羊至切 古文字字形表三七三頁收仉豸爵今從之」

丁佛言曰「[illegible] 古鉢王敫 豸與豕同古家字从豕亦从豕 [illegible] 古鉢高彖宣跡」（古籀補補）

林義光曰「說文云豸豕也从彑从豕讀若弛象脩豪獸从彑下象毛足讀若弟𢍰豸希形非有異古為字作𤉣陳子匜作𤉣邾鐘作[illegible]留鼎作𤉣留伯虎敦則豸非必象毛足也希古作[illegible]𦤔尊彝乙字偏旁作[illegible]毛公敦[illegible]字偏旁豸豕形希聲之肆从豸聲之𧰨[illegible]古皆入微韻亦皆與豕同音豸當即豕之異體」（文源）

〈2338〉

「虎[illegible]帰希[illegible]肆[illegible]」

𩔁[a] 大豐簋〈4579〉

𩔁[a] 〈4341〉禹簋

𩔁[c] 古自 二〈0733〉

𩔁[d] 古弓 从甘〈2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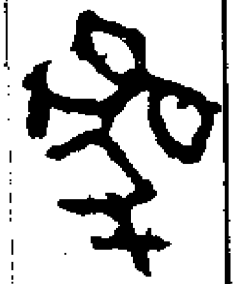
a 白川靜曰：不𩔁王作麃，可據古釋為不隊王作庸，餘論中𩔁麃二字缺釋，容齋則讀作不肆王作賡曰：書乃賡載歌曰，傳賡續也，作賡猶以似以續之意，𩔁即肆類于上帝之肆。

說文𩔁字下引書𩔁類于上帝，今本作肆，楊樹達引爾雅力也，文選注之勤也，謂乃大勤力之王之義也，尚有赤塚氏謂肆本為一字，肆說文訓作極陳也，以為應取其訓，蓋說文字作隸从長隶聲，隶聲與希聲相近，書之肆類，史記作遂類，又周禮小子羞羊肆羊殽肉豆，注曰：肆讀為鬄，以此而言，可以為肆之古體作鬄鬄，又作逮，書呂刑群后之逮在下，墨子尚賢中引作肆

逮又作棣，詩衞風柏舟「威儀棣棣」，禮記孔子閒居中引作逮，詩之釋文及左傳卅一年傳釋文亦並作逮，詩傳曰「富而習也」。亦似由隸得義，隸之本字恐為䏌，謂其威儀也。字又作肆，說文䏌文其形相近，器銘之𩑶殆即𩑶之初文，謂有威儀者也。本來不顯之顯、不𩑶之𩑶，皆為含有某種靈力之觀念之語，以金文之例而言，則不顯似以德言，不𩑶則以威儀言也（金文通釋第一輯二三頁一大豐段　林潔明譯）4379

孫詒讓曰：「𩑶，陳介祺、劉心源釋肆，方濬益釋肆，是也。三𩑶定作𩑶，謂「𩑶即古文肆字，肆音賡，大之義。言金文之孫詒讓𩑶一名曰「肆有廣大之義。丕肆與丕顯對文，猶適追迷也，追述與賡續義近（大豐段考釋）楊樹達曰：「說文九篇下希部𩑶，引虞書𩑶類于上帝，

今書作肆，則𩰫乃肆之古文也。爾雅釋言云：肆，力也。文選東京賦薛注云：肆，勤也。（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一七四頁天亡簋銘文滙釋）<1379> 即大豐毁



⿰希幺 說文所無

⿰希幺矦鼎 (9112)

裘錫圭曰：考古一九六五年九期，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墓清理簡報載有該墓出土的七號鼎銘文拓片，釋作⿰希幺矦隻巢：鼎銘第一字即金文縣字所從（參金文編六六七頁一六四七），聞一多將此字隸定為𮉛，以為縣字即由此譌變（古典新義五五六頁注二一），其說可參考。（考古一九六六年二期第一〇六頁，口侯獲巢鼎銘補釋）(9112)

𢓊

衛盉〈X336〉

𢓊

三年瘐盨〈X326〉

唐蘭曰：「原作𢓊，通矢，爾雅釋詁：矢，陳也，是叙述的意思」（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六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衛盉」）〈X336〉

龐懷清等曰：「𢓊讀為矢，爾雅釋詁『矢，陳也』」（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五期三四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穴發掘簡報．衛盉）〈X336〉

〈X336〉「裘衛廼乃𢓊矢告于白伯邑父」〈X326〉「易𢓊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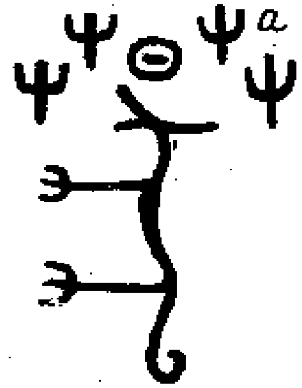
1280

a 畫 目表 <951>

c 𠬝 盤鼎 <045>

d 𠬝 盤卣 <26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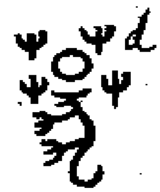
參卷四 0470A 盾字條。



a

獏 从犬

卯卣 〈7:20〉



d

作冊𡩜卣 〈7:11〉

a,d 赤塚忠曰：以上之卯其卣三器之銘皆有[亞形]之記號亞形者乃表示亞者之身分者也暮从先前所舉之卜辭推之蓋為職名也乃犬字也據卜辭

貞犬逐亘有及（乙五三一二）

己卯卜㱿貞令多子族从犬侯古周載王事五月（續五二二）

戊戌卜貞令犬征田若（通別二一二九）

則知早已臣服于殷而从事于王命之氏族中有大族陳夢家氏以為此即周朝建國之初征伐之畎夷也（綜述二九四頁）則此一犬字乃記其所屬族名也即是亞暮犬父丁即以有亞者

之身分之大族之暮為世襲職位而尚守姻禮之卯其為父丁作器之意也（殷金文考釋第十九頁卯其卣第三(3)林潔明譯）

<27.203>
<27.11>



伯貉卣 〈2623〉



倍貉 〈2060〉

〈9177〉「鮇貉乍作用」



白川靜曰：易字作从深器注水之形，僅在作器者相同之德毀及德大鼎中有其例。陳氏釋字為益乃易之初文，曰：

益字實際上是保存了古式的未簡化易字，可知易字原象皿中水之溢出或傾出，故有增易賜與之義。殷武丁卜辭的易字和西周初期金文相近，而在西土的成康銅器卻居然保存了更古形式的寫作益形的易，由此可見殷周文字的相互關係說明了不但在武王勝殷以前殷周兩國的銅器發展可以是平行的，即其文字的發展也是同源而平行的，則其語言之屬于一系更是當然之事了

陳氏之論以為在殷周革命以前殷周各有其文字及青銅器

文化而且兩者同源此外周初之器中保存有在卜辭以前未經簡化之文字陳氏既以大豐殷保卣為武王時器因而倘周早已有與殷平行之青銅器文化故舉出此未簡化之字以作為其說之一證然此一問題並非可用如此方法以討論者也且德器之作者果為周人與否亦難遽下斷語若從周初記述賜貝之事之彝器大抵為東方系氏族之器而言則此器亦可視為乃東方系氏族之作器銘文中正如下文所述乃記其助武王之祭祀及在成周受賜貝之事作器者乃成周庶殷之一之可能性甚大

陳氏以易為益字郭氏則以為乃溢字之初文皆引申為賜與之義然從聲義上言則頗成疑問字為易之初文是也蓋為賜裸酌之象形然此字不見於他器僅用於德器之銘德之四器

中僅方鼎之銘為依通行之字體而成者（金文通釋第十輯五六二－五六三頁三三叔德毀林潔明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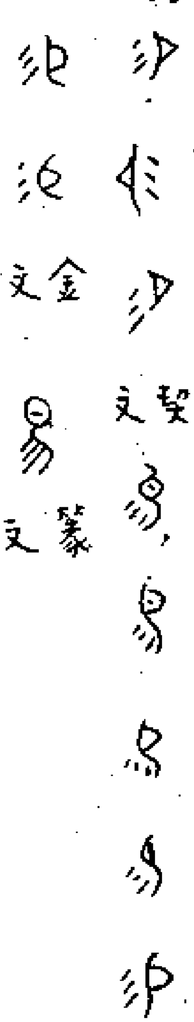
「白川靜曰著一易字與上文之賜與區別者因此等賜物乃對應上文之王曰示令女孟井乃且南公之冊命者也受命嗣祖考之服事之時有賜以祖考之遺物之例善鼎銘曰易女乃且旂」師兌毀有易女乃且市五黃赤舄璗鎣銘亦有易女秬鬯一卣乃且市赤舄駒車賜祖之市此等祖考之旂市等何以在天子之處而成為賜與其子孫之物其中真相未能確知今藉此一機會試作一個推論

頌毀中頌受冊命之後記有受令冊佩以出反入堇章郭氏以此一反入堇章解為納瑾報璧之義然若為償報之事則與銘

言反入之語意不合此蓋或為嗣父祖之後者在其嗣襲之際擇其先人之遺物特別是以前从先王受賜之物以之返納于天子之禮也或者在以祖考之死赴告天子之時有以祖考之遺物奉獻之事亦未可知大抵在古代賜與贈答之事乃含有贈物者藉此而以其靈須贈之之意多非單純指財物之賜與之行為也故有以為祖考在冊命之際所受之賜物中乃含有天子之分靈故可推想在祖考沒後有以之返納之禮然後天子在使其子孫嗣祖考之服事之時又附以祖考之遺物而賜之此種賜物大概為旂市玉之類者蓋因以為此等物乃靈所憑依之物也冊命之禮中似有此種所謂靈之分與承繼之古代觀念之背景而行賜與奉獻之禮者也賜與之物大抵為與祭禮有關之禮器禮服等亦含有靈的交涉之意味然以本銘

為首在其他器銘中在賜祖考之遺物之例中亦僅限於賜其祖之物此盃有某種意義或與昭穆等廟制有關亦未可知然即在廟制以前或亦與用孫作為祖之尸之習俗有關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六八ー六六九頁六一大盃鼎林潔明譯）

加藤常賢曰易



契文 金文 篆文

字形金文保存了原始形說文解釋此字舉出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三名曰象形是也若見金文則判然而知也然彡並非象形乃表示蜥易之皮膚之光彩者也此種蜥易具首隨十二時而變色（嶺南異物志）以有光彩為特色故以彡表示此種虫也虫之象形僅見蜥易也

字音羊益切表示變易之意易之音正如前述乃自虫變易然

色而得名者也如此則以易字爲日月之合字之說乃無根據之說也

字義變易皮膚之光彩之虫即蜥易也（漢字之起源九六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易說文蜥易蝘蜓守宮也三名並列象形又曰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一曰从勿……

卜辭中易日之易與金文之賜與之賜同形故有釋其字爲易之說郭氏以爲

余謂乃賜之借字說文日覆雲暫見也（叢攷第一冊二一葉）

又以疾齒爲易釋爲殆言無害易用爲難易之易（卜通一一葉）云陳邦福以爲

當釋爲易錫之省說文示部禓道上祭（辨證三葉）

而其卷末則改釋爲𠢧以易日爲𠢧牲之日楊氏之术義（五四頁）

則以卜辭之甲子卜㱿貞王疾齒隹虫易（前四．四二）又甲子卜㱿貞

王疾齒亡易（同六．三二．一）之易爲更易乃換牙之意又舉其他當釋

作錫賜之例然其字爲錫之初文也其字近出之德器（通釋卷一．五六

頁）中可見其初形明顯地乃傾注器中之酒之形賜爵之象也

乃賜之初文金文之易爲賜爵之象吾國之學者早唱之已於

貝字賜字條下介紹其說關於易字郭氏曰

可以看出易是益字的簡化但易字在殷虛卜辭及殷彝銘

中已通用其結構甚奇簡當爲象意字迄不知所象何意今

其繁體字乃發現於周初銅器銘文中豁然可見其簡化的

痕迹（文物．一九九五九）

釋爲益字然从用義上亦當是賜之初文也且益字乃从皿上

水溢出之形而去與意爲賜爵之此字之意象不同故李氏集釋曰

易益二字之義相去懸遠了不相涉此字之初形初誼蓋已蒙昧難求矣卜辭易字當从孫說訓更易日即更日以爲更易之義並求其與變易之義之關係然卜文金文之兩字皆與本條之易無關者也」(說文新義卷九下一九九〇一一九九一頁林潔明譯

張政烺曰易位，指燕王噲讓位子之事，《史記·燕召公世家》：「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古文字研究第一一六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壺銘「而臣宗易立位」)(2286)

趙誠曰「𨕖即易字繁形。並用為位。「臣宗易位」與後文的「為人臣而反臣其宗」意思相同。燕王子噲將君位讓與相國子之，老不聽政而成了臣下；子之本為大臣，受王位而成了國君，反將原來的國君子噲作為臣下。所以稱之為「易位」，即換了個地位。（古文字研究第二五〇〈又2286〉—二五一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而臣宗𨕖（易）位」

〈又1〉「載易錫女汝載市素黃𤩽」〈又1〉「易錫女汝玄衣黹屯純」〈又4〉「易錫女汝赤㫃攸」〈又5〉「易錫女汝玄衣黹屯」〈又7〉「王易錫錫貝」〈又8〉「易錫幾父示𣂎六」〈又18〉「柞易錫載」〈又20〉「毛公易錫錫朕文考臣」〈又20〉「對揚朕考易錫休」〈又21〉「易錫女汝赤市回黃」〈又22〉「旅敢易揚王休」〈又44〉「王易錫循德貝廿朋用作作寶隩隮彝」〈又52〉「易鑒勒」〈又151〉「易錫女汝幺衣黹屯純」〈又188〉「休

中易通」〈3196〉「迺易史䛖貝十朋」〈3197〉「易畀師永氒田𣃔易洛

疆眔師俗父田」〈3212〉「㠱侯易弟叟嗣戎」〈3225〉「王姜易旟田

三子與待劃」〈3226〉「奉僕禄不僭易貝十朋」〈3278〉「用易鬻眉

壽黃耇」〈3279〉「用易鬻眉壽黃耇霝終」〈3284〉「王曾令衛易赤市

攸勒」〈3286〉「西臣宗易女㡸」〈3287〉「此易言而難行施也」〈3294〉「

珂易錫貝卅朋」〈3298〉「易錫女汝玄衮𪓰屯純」〈3298〉「乍作公上

父隤于與朕考𩁹李易父𢽗宗」〈3301〉「易錫女汝𢿍旂用事」〈3302〉

「𢼜叔眔及伯姬甚易錫壽考宗永令命」〈3304〉「易錫彤弓

一」〈3304〉「用易錫眉壽永令」〈3308〉「易錫又有吏𠭁金」〈3314〉「王

易金」〈3314〉「易臣」〈3315〉「大矩易豊金貝」〈3320〉「易佩」〈3321〉「

乎史年冊易𢿍冟新𦅫攸攸勒」〈3325〉「王乎作冊尹冊易𤔲畫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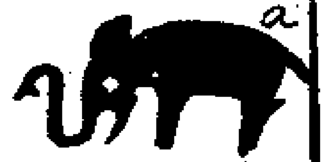
靳㫃𨗼赤舄」〈3326〉「易𠒞且」〈3326〉「易𢀷且」〈3329〉「易佩」〈3335〉「

672–679

B8

王乎（呼）內史易（錫）衛載緇市㪿」〈2339〉「易（錫）女（汝）馬乘」〈2340〉「易（錫）女（汝）玄衣」〈2348〉「王曲姜吏（使）內史友員易（錫）或玄衣」〈2341〉「易女赤舄攸勒」〈4137〉「匽侯易錫白矩貝」〈5417〉「易（錫）女（汝）朱黃衛」〈5417〉「用乍（作）朕文考易中（仲）障（尊）毀（簋）」〈5967〉「駒易（錫）兩」〈5417〉「易（錫）盞駒」〈5417〉「易（錫）盞駒」〈7233〉「休朕公君燕侯易（錫）圓貝」

圖法高四古文字字形表三七四頁易字下收中山王鼎、中山王壺。今據補。又收德鼎、德簋。查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二七、德鼎易字較字形表所收大若干倍。今據補。由此可見本書與字形表、古文字類編、以及文物、考古、考古學報與西方銅器書籍，其字形大小與原形多不相符，惟金文編係據原拓本摹錄，與原銘大小相同也。



象 象形 且辛彝 <0111>



師湯父彝 <0651>



鄂君啟節 車節 <又3>

商承祚曰「庚豸象禾」羅釋即今河南泌陽縣北之象禾關得之」
豸字何以从夕？古文字刻劃獸類的身體甲骨文多作夕或夂
金文多作夂或夊，節文作夕殆由甲骨文夕形而訛誤『文物精
華第三集五四頁鄂君啟節考「庚豸象禾」』<又3>　羅即羅長銘
于省吾曰「庚豸禾般」[滌非]羅[長銘]二氏釋豸為象以為河南泌
陽的象河關按象河關無象禾之稱且其字本非象字豸作
其所从的夕與卜辭兔字作𠂤形的上部正相彷石鼓文兔字
上部作夂可以互證以六書之義求之則豸系形聲字从肉兔

省聲。禾與和古通用。金文和作龢也作禾。甬禾即蒐和（考古一九六三第八期四四七頁鄂君啟節考釋）

<23>

「庚胥象木」

3071